

著影亞姚

家慈慕雲

天將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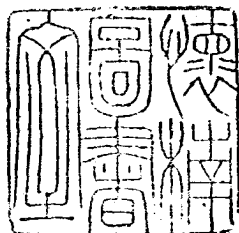
行發屋書美華

朝露文藝社叢書

天將曉

四幕悲劇

姚亞影著



三十一日十月二日

李西清

市慶



華美書屋發行

羅曼·羅蘭

我寫下了行將消滅的一代底悲劇。我全沒想要隱蔽它的缺陷與德性，它的沉重的悲哀，它的渾沌的驕傲，它的壯烈的努力，和在一件超人事業底重負之下所感到的沮喪：——得重新締造的整整一個世界、一種道德，一種美學，一種信仰，一個新的人類。這便是我們過去的歷史。

今日的人們啊，青年們啊，現在要輪到你們了！把我們的身體當作你們的墊腳石而前進罷，願你們比我們更偉大，更幸福。——同伴們，敵人們，向前罷，踐踏我罷，讓我感到將會戰勝的炮車輪在我身上輾過！我的血是未來勝利底三合土……。

我自己也和我過去的靈魂告別了；我把它丟在後面，像一個空殼似的。生命是一組連續的死亡與復活。克利斯朵夫，我們一齊死去再生罷！

痛苦底犁刀在撕破你的心的時候，掣出了生命底新泉源。原野又開滿了鮮花。但不復是上一個春天底花。一顆新的靈魂誕生了。

主啊，你對於你的僕人不致於不滿吧？我的成績那麼少！我不能做得更多，……我會奮鬥，我會痛苦；我會流浪，我會創造。讓我在你為父的臂抱中呼一口氣罷。有一天，我將為了新的戰鬥而再生。於是，奔騰的河水，湧淘的海洋，和他一齊唱着：

你將再生。休息罷！一切只是一顆心。日與夜交融以後的微笑。和諧，是愛與憎結合起來的莊嚴的配偶！我將謳歌生着兩大翅翼的神明。頌讚生命！頌讚死亡！

——節錄：約翰·克利斯朵夫——

天將曉

(四幕劇)

第一幕

時 二十七年冬
地 重慶
人 呂俊秋
楊美霞

林鵬
馮允
喬傑
駱英
張然
依命

景 男小孩(四五歲不說話)
大都市中比較冷靜的一條小巷內的平房，牆壁是淡黃色的泥牆，正中有一窗，窗外有一

天將曉

一



283940

小片荒地，是還沒有建築新房的空地基，有一二棵綠芭蕉伸展在窗前微微擺動。窗右有一床，床上摺鋪着淡綠色的被，白毯子很潔淨顯目地點綴在這如沙漠般荒涼的陋室中。窗左稍靠台口有一書桌，上放文具及幾本托爾斯泰、拜命、蕭伯納、沙士比亞、辛克萊羅曼羅蘭、屠格涅夫、曹禺等的小說及戲劇。但有一個淺綠色的油印夾子很端正的插在書間，算是桌上最美麗的顏色。另有兩個退色的運動得獎銀盾。

窗下稍偏左有一茶几，上放一座鐘，的達的達的聲音波動着這沉寂的空氣。在茶几的第二層，也堆放着些書籍和中學教科書，「錶」、陀斯退夫斯基的「罪與罰」、小仲馬的「金錢問題」、「茶花女」、易卜生的「娜拉」等。床下有一木製箱，內裝衣服及貼裱簿照片簿等。

床的前右方有一矮桌，上鋪淡青桌布，上面有一個裝豆瓣的醬色瓦罐子，當做花瓶用的。有一熱水瓶，四個茶杯也放在矮桌上。

牆上，一邊貼着拜命的少年英俊的像和沙士比亞老年照片。一邊掛着呂俊秋母親的遺容。桌的上端有一椅，桌左也有一椅，這是呂俊秋楊美霞寫讀坐的。看壁近台口有一門通巷子大街及楊母臥室、廚房。

開幕時：室內靜悄悄的，鐘聲的達，和應着窗外十字堂內唱着最後將散的晚禱歌聲，那聲音像是將引你心靈往聖潔的渺渺無際的天空去似的，使人聽了神往神怡，頗覺心胸爽朗愉快，有出世之思。雖是下午，在這多霧的冬季山城，見不到陽光，天空看不見

藍天和白雲。

不一會兒，楊美霞一手拿着一包草紙包，一手握着一把臘梅上，在她的輕鬆脚步上，怡悅的笑臉上，活潑的動作上，看得出她幸福的享受着這密月中的小家庭生活。家中一切佈置雖然簡單，可是在她剛離開校門不久，純潔的心靈，淳樸的習慣上，她已經很滿意了。她穿着綢質玫瑰紫的絲絨袍，似嫩柳萌芽色的綢裏子，頭上結着兩個髮辮，用紫羅蘭色的緞帶繫着，白線襪，自做的布鞋。

在健麗的臉色上，嵌着兩個大而圓的眼睛，雙眼皮，睫毛很長，這是她美的特點之一；高高的額頭，端莊的如新從土裏挖出的玉蒜般的鼻子。兩片稍厚的嘴唇，假如說在整個輪廓上，以畫家審美的眼光來衡量她，除了嘴唇部稍覺寬厚了些而外，是很合乎美人的條件，尤其是兩個酒窩，左深右淺的顯在她的笑臉上，一望而使人願意親近她，她具有仁愛而和藹的笑貌，她雖穿着新作的衣服，沒有一點俗氣，祇有格外現出她的美來。高而窈窕的身材，平衡勻稱。性微固執。

她雖然讀書不多，不過是高中一年級學生，今年才十八歲，可是因為她讀過不少名家中外小說，她的文學程度比得上高中畢業生。因為家庭環境的關係，她不能繼續求學了。在家幫她母親做些活計而外，下午去青年會補習音樂，在她也不知道什麼叫憂愁的心裏，她覺得音樂能使人更達觀，更快樂。和她形影不離的朋友是林鵬，小學裏同學，現在又同在一處補習音樂。林鵬的家庭富有，可是楊美霞並不羨慕她，她知道林鵬的身

世是一個慘慘的悲劇。

她跳着進了屋，她呼吸着使她陶醉的梅花，從胸口把花放進了床前的瓦罐中，看看花，看看室中的佈置，和她喜愛的色彩，她呆立着，神往着，深深地吐出一口氣，這是她小小的理想樂園。歌聲把她引向窗口，她玩皮地學着窗外的歌聲，合着眼，唸着「啊們」！用右手在胸前畫着十字，那一包沉沉的糖菓，使她驚醒，忙把書桌抽屜中的磁碟子拿一個出來，解開紙包，黃的花生糖，紅的櫻桃糖，綠的青梅糖骨碌碌的滾入碟中，她拿起一顆櫻桃糖放入口中，忽然聽見室外有皮鞋聲由遠而近，她忙把碟子放桌屜中，草紙摺好放床褥下。隨手拿起一本書就往床上一躺，把被拉開一蓋，用書蒙着臉，裝睡着了。

呂俊秋在室外用指頭喘門，不見回音，推門而入。他高高身材，骨格很大，看上去很瘦削，實際上很精神。他穿着一件呢絨裏的黑斜紋布大衣，帶子緊緊的紮在腰裏，黑絨大衣領，襯托着他黃而微紅的面頰。鼻梁高高地，嘴不大不小，而唇很薄，眉清秀，眼神銳利，額不高，髮左右分，在他冷靜而慧質的臉上，可看出他自幼辛勞的痕跡，二十一歲的年紀，看上去已經像二十三四了。包在他大衣內的是一套藏青學生裝，黃纜、黑皮鞋，大衣同學生裝都是舊的，但因為整潔，並不十分看得清楚。他手中拿着一捲報紙同一二冊雜誌。

見美霞睡着了，放下報及雜誌在床頭矮桌上，墊着脚尖走近床邊，輕輕地揭下書本，剛要低下頭去吻她，美霞猛地一下坐了起來，把俊秋一嚇，美霞哈哈地笑起來。

秋 你壞；倒嚇了我一跳。（真的驚退）

霞 你不壞，你——

秋 我非吻你一下不可！

霞 我非不答應！（下床逃向書桌）

秋 你逃不了，（他走向她）我非處罰你一次不可。

霞 （討饒）好了，俊秋，我賠償你的損失。

秋 不行！

霞 （把抽屜一開）你看！

冬 啊！糖。

霞 可以了吧，不處罰我了吧！（把碟子捧在手上）

秋 （開玩笑地）看在糖的面上，饒了你這一次。（拿起花生糖就吃）

霞 （看着他吃）甜嗎？

秋 甜。

霞 好嗎？

秋 好！你怎麼不吃呢？

霞 我已經吃過了，這是專給你留的。（放桌上）

秋 你說謊，你捨不得吃。

霞 不信，你看。（把嘴張給他看）

秋 （拿起櫻桃糖就往她嘴裏丟）我看。

霞 哦，我不來了。（跑向床那邊）

秋 你爲什麼騙我，你沒有吃。

霞 你一天到晚那麼辛苦，跑四五里路去辦公，我什麼事也沒幹，我那兒配吃糖呢。

秋 你看你說得多可憐，吃糖還談什麼配不配哩。來，上帝賜給你吃的，你拿去吧！

霞 謝謝上帝！

秋 （捉住她的手）這一下你逃不了啦吧！

霞 啊呀！媽呀！

秋 （驚放）不要喊，媽在做菜呢。

霞 噢，你也怕她呵。

秋 不是怕她老人家，給她看見了怪難爲情的。

霞 你厚臉皮，槍都打不進，你還怕難爲情。以後你再欺負我，我就喊媽。

秋 （又要過去）你喊吧，我不怕啦。

霞 懶不，好俊秋。我問你，你今天怎麼這樣早就回來了？

秋 我捨不得你一個人獨守閨房。

霞 說正經的。你們星期天都不休息嗎？

秋 在這個時候，工作緊張，前線作戰的士兵都沒有休息，我們星期天辦公又算得什麼哩！

不過今天晚上廠裏倒沒有事。

霞 我看，你還是在廠裏搭伙食罷，免得一天跑四趟，一趟就是五里路。

秋 你心疼嗎？

霞 不是心疼的問題，我是怕你就誤了事情。

美霞！（脫大衣，霞助他脫，放床上）爲了你，我什麼苦都不怕，不要說五里，就是五十

里五百里我也要回來看看你，陪着你吃飯。

霞 爲了我，你苦了，我真感激你。真的，俊秋，你不在家的時候，好像日子很長很長的。

你一回來，又好像時間走得太快似的。我心裏這樣想，假使沒有秋哥陪着我，這個日子

不知怎麼活下去。

秋 我也是的，（追懷往事）自從小時候離開家鄉，總是過着集團生活，因爲母親去世得早，

我沒有得着慈親的撫愛，很多朋友都說我性情很冷酷，我已知道我的缺點，不善應付環

境，可是在別人認爲好笑的事情，我覺得一點不好笑，在我看起來，世界上沒有一件可

笑的事情。可是，自從認識了你，自從我們住在一塊，有了這樣的一個「家」，小小的天

地，我覺得它給我無限的安慰，無限的溫暖。真的，不管外面下雨落雪怎樣的涼，不管

我心裏是怎樣的冰冷，一進了這間屋，一見了你，好像雪人見了太陽，堅冰遇見了熱火

，融解了，消化了，這都是你給我的幸福，這都你給我的新血輪，新的智慧，我也會笑

了，這個世界好像是爲我們而存在。（指梅）這些花好像爲我們而開放。

霞 你快不要這樣說，你快不要這樣說。假如我不認識你，這間屋子就是個鳥籠，是個監牢，悶氣。母親雖然愛我，可是她也是一天到晚愁眉苦臉，兩隻手不停地做活，也很難看見她的笑臉。生活，生活，忙碌了一輩子，到現在還是要爲我們煩心，勞神。哥哥只知道向家裏來要錢，他不問這些錢是怎麼辛苦得來的。現在好了，母親有你養活，她可以休息了，安祥的過幾年晚年快活的日子，這間屋子因了你變成了樂園。我更因了你懂得了更多的事情，你告訴我，一個人活着不僅僅是爲了自己，最緊的要爲別人，爲大家，爲全人類活着。你告訴我一個人應該工作，應該爲別人而去工作。我正準備着去做事，我不能老是這樣讓你辛苦，讓你養活我們。我要找事做，（翻開報，找小廣告）我要找個小事做。

秋 我的美霞，我已經給你找好了一件事。——

霞 什麼？什麼？快告訴我。

秋 你別忙，你聽我說，你乖乖兒的坐下。

霞 好，我坐下了。（她坐床邊上）

秋 你不是喜歡讀書嗎？

霞 是的。（天真地望着他）

秋 這個工作的地方，附設着一個圖書館。

霞 哦，那太好了，太好了。究竟是什麼工作呢？

秋 七七宣傳隊。

霞 七——七——宣傳——隊（一字一字地唸出）我不會，我的程度太差，我那能去作宣傳工作哩。

秋 不要怕，美霞，以你的天資和聰明，你將來一定是一個好的宣傳人才，一面工作，一面學習，放大胆，勇敢的去。

霞 我怕人家笑話我，一個女孩子在大庭廣衆的地方。

秋 不，在街頭。

霞 那——

秋 那更害怕是不是？美霞，我告訴你，去年我在武漢的時候，看見有幾百個廣西女學生軍，你看，（他把一本雜誌指給她看）這是一冊婦女生活，這封面上的照片，就是女學生軍的隊長，這裏面刊載着她們動員民衆，組織民衆，爲士兵服務的實際情形和經驗。最寶貴的是一篇怎樣作宣傳工作，你可以在裏面學到許多東西。一年的工夫，她們已經踏遍

了江南的河山，創造下許多驚人的奇蹟，現在誰還敢說女子的工作能力不如男子呢？

霞 她們現在在那兒哩，我也參加到她們裏面去。

秋 不，後方的宣傳工作更重要，你先在七七宣傳隊鍛鍊一下。她們已經走得很遠了，你是趕不上的。

霞 趕不上？

秋 是的，她們已經到徐州去了。

霞 那，我一定跟她們學習。七七宣傳隊我什麼時候去哩，怎樣宣傳呢，是演講？是唱歌？

秋 七七宣傳隊的隊長是陳靜先生，今天上午來找我，她要我介紹隊員，並要我介紹她們排

演街頭劇。至於演講，唱歌，當然也是宣傳工作之一。

霞 演街頭劇，在街上演戲？像那些小難民在街上敲着鑼打着鼓，扔着三根木棒唱着山東

河南調。我才不哩，那夠多難爲情。

秋 那，當然不同。我告訴你，做宣傳工作第一個條件要不害羞，如果打破了這個難關，就

什麼都好辦了。宣傳工作中最好的工具，就是戲劇藝術，那當然同那些混飯吃的小難民

不同，我們是爲了國家，爲了國家，生命都可以獻出去，演街頭劇有什麼可怕的呢？何

況戲劇藝術牠可以啓發人的思想，牠可以激發人的勇氣，牠可以增進天才的創造力，牠

可以使人向善，棄惡，富同情心，有正義感，熱愛他的國家。我們國家有千千萬萬的文

盲，我們唯有用戲劇去喚醒他們起來參加抗戰的工作，因爲戲劇是一種情感的表演，他

們容易瞭解，容易接受，使他們忘記是在看戲或被宣傳，而讓他們以爲這是真事。我認

爲磨練靈魂唯有藝術最有效力，藝術當中莫過於戲劇的力量，它可以使人保持到永恆。

啊！（笑）我說了這麼多，好像在對你演說，美霞，你不討厭吧？

霞（她冥思不語）

秋（對她耳朵）喂，聾子！

霞（驀地站起來）我去！

秋 那兒去？

霞 到七七宣傳隊去，我不害羞，不怕艱難困苦，我發誓！

秋 好！（同她握手）我的同志！

霞 並且我可以給你拉幾個女隊員。

秋 怎麼給我拉女隊員，這個隊又不是我的。你說可以介紹誰？

霞 林鵲，趙珍，我想她們一定高興去。我問你，一個月有多少薪水？

秋 十塊大洋。

霞 我的媽呀，這末少！你在廠裏拿四十塊錢一個月，我第一次做事就拿這麼少，我不幹。

秋（把嘴嚙起）四個我才抵得上一個你！

霞 作救亡工作是不計報酬和待遇的，只要你去，把我的薪金分一半給你。

秋 哈哈，我跟你鬧着玩兒的，就是不給錢我也去。（向外）媽，我們吃晚飯吧，（出去）媽，

我找到工作啦，我有事做啦，（母潑：「哦，哦」）我每天也要去辦公啦！十塊錢一個月！

秋（展開報紙在看，聽見外面的聲音，心裏在笑。）

（遠遠地有人喊：「美霞，美霞」）答：「哎，林鵲，我在家」俊秋回來沒有，我請你們倆吃

晚飯「說完二人進屋，俊秋起來歡迎」

林鶻（十九歲的樣子，身材中等，因為家庭環境富裕，雖然年青，但是已經揮霍慣了，一天到晚在社交場中跑，穿得很講究，白底黑花的旗袍，外套天藍海勃絨大衣，一天三頓非館子不吃。但她很富於同情心，待人厚道，女性的驕傲是她的特點，她不用任何人一文錢，她常愛請客，她的美很像日本少女，面白而頰微紅，手裏拿着一個白色皮夾。她雖有颯的隱痛，但她不願給任何人知道。待人親切，講話也很甜，嘴小而眼大，瓜子形的臉上，也有媚態的酒窩。可是在眼神上細細地察看，總有一種悒鬱的感情含蓄着。）

秋（把桌頂端的椅子拿到桌右）林小姐請坐。

林 噉我林小姐不成，你得噉我一聲月下老人！（俊秋微笑而不答）

霞（她正在拿熱水瓶倒水）什麼月下老人，你不過是個小紅娘。（送水給她）

林 好，過河折橋，你們結了婚把我這個大媒人都忘記了，不行，你得雙手獻茶，規規矩矩的噉我一聲林大媒人。

霞 林鶻，你當心我打你，（嗔怒地望着她）

林 俊秋你聽見沒有，她非但不謝我，還要打我，天下有這種不講理的人沒有，你是個藝術家，你來評評這個理看。

霞 噉，藝術家就是不講理的，你把我們怎麼樣？不喝拉倒，俊秋你喝。

林 噉，小倆口子多親熱，（學嘴）「俊秋你噉」，你才結婚不到十天，你也變成個藝術家

嚙？

秋 好好好，我來，我再給你加上些綠茶。（他去到桌上放茶葉，重新用熱水沖）

林 對，還是呂先生懂禮貌，我們的楊小姐真小氣，連茶葉都捨不得給我們喝。

霞 小鬼，你小心，我回頭撕你的嘴。

秋（跟她開玩笑）林大媒人請用茶！（雙手獻上）

林 啊呀不敢，不敢，謝謝。（接過去嘻笑顏開）

霞（端起桌上糖碟）林大媒人請用糖！

林 你是那一家的小了頭，林大媒人不賞你這個臉。

霞（捏她手臂一把）

林（笑躲）君子動口小人動手。好了，不跟你們鬧了。怎麼樣？美霞，小家庭的生活還美滿

吧，還甜蜜吧？

霞 我告訴你林鵲，（她快樂得像小鳥）我找到工作了。

林 去做藝術家？

霞 嚙，跟藝術家差不多，是宣傳工作。

秋 你們談談罷，我有點事，林小姐待會兒在這兒便飯吧。

林 不，我剛從心心吃過咖啡來，我特爲約你們到松柏廳去吃晚飯。

秋 林小姐，我們每次叨擾你，真過意不去，你們談一談，我一會就回來。

霞 儂秋你那兒去？

秋 我到外面去看一個朋友，馬上就回來。

霞 林小姐已經來了，你就和我們一道兒去吧。

林 對了，你不去，我會生氣的。

秋 林小姐，今天實在對不住，我約好了一個朋友，下午六點鐘在家裏等他的，我現在順便看看他去，他還是第一次到此地來。

林 那就準定晚上在黛吉吃西餐。

霞 你不跟林小姐談一談關於工作的事嗎？

秋 晚上再說吧，林小姐，你多玩會兒，少陪了。（他下）

林 （同他點頭）

（靜）

林 小楊，怎麼你真的要做事了嗎？

霞 是的，一天到晚待在家裏總不大好，有個工作，也好使自己長進些。

林 那你不會再去讀書？

霞 不，我願意一面工作一面學習。

林 少跟我說這些新名詞兒。我問你，每個月有多少進款？

霞 （有點害燥，吞吞吐吐）十……十……十……

林 十？

霞 十塊。

秋 十塊錢一個月？哼，還不夠我一個禮拜的車錢呢。快別去，你要做事我可以介紹你到黨部去弄賬，吃得又好，頓頓吃西餐，一個月祇少要剩七八十塊錢呢。

霞 不，我吃不來西餐。

林 那我可以跟中國公司的吳經理說一聲，你去做一個女店員也要比什麼倒霉的宣傳員強。林鵬，你知道俊秋脾氣，他是不希望我去做那些賺錢賺得多的事情的。宣傳工作很重要，可是呢，很少人去幹，我們不是在學音樂嗎？宣傳工作裏音樂也是很要緊的，我們一塊兒去參加七七宣傳隊好不好？他們正需要女同志呢。

林 我才不呢，去彈鋼琴給那些目不識丁的人去聽？去奏悲多芬的交響樂給包頭穿短打的泥脚子去聽？笑話，那簡直是侮辱音樂。

霞 不是這麼說，林鵬，我們用不着彈鋼琴，奏名曲，我們唱抗戰的歌曲去激勵民氣，加強人民的抗戰情緒，而且還可以演話劇給老百姓看，給士兵看，給——

林 我的小姐，你什麼時候學會了這一套？呂俊秋的家庭教育真不錯，我們的小楊居然也變成了他的幹部了。好吧，我一定做個贊助者，你需要我經濟上或者物質上的幫助的時候，我願盡我最大的力量。

霞 不需要你的經濟和物質，我是說需要你這個人。

林 你佔有了呂俊秋還不夠，你還需要我？

霞 別開玩笑，是國家需要你，是抗戰需要你！

林 小楊，不要饞了，人生幾何，得歡樂時且歡樂吧。女人一過了二十五歲就要老了，像現

在我們這樣的生活，也沒有幾年享受的。那些抗戰不抗戰的事情，留給那些額頭上捆綁紋的人去幹吧！我要走了，（看手錶）你陪不陪我去到利泰公司去買美國香酥餅

霞 不要忙，林鵬，你忘了我們在小學裏演戲的事了嗎？

林 （好笑）那時候是小孩子，那些什麼三蝴蝶，月明之夜，小小畫家，你現在還想跳嗎？唱嗎？

霞 （想）從前，學校裏每逢遊藝會，懇親會，總是你同我表演。丁香山裏你扮男的，你的歌聲博得過不少的掌聲，你還記得那次在明盛公司的大禮堂裏嗎？兩千觀眾被你迷住了，被你婉轉甜脆的歌聲陶醉了！

林 你呢，你還不是嗎，你的舞蹈，你的歌喉，你的漂亮的臉蛋兒，那叫好聲和掌聲把房子差點給震倒了，想起那些人也真無聊。

霞 好快呀，已經是四年前的事了。

林 那時候你才十四歲。今年已經十八歲的少婦了。

霞 你不過比我大一歲，你總是要做男的。

林 你說你將來要學鄧肯，你長大了要做個女舞蹈家，女藝術家，好啦，你現在如願以償了

。鄧肯嫁了羅密歐，你現在嫁給了呂俊秋，呂俊秋是個藝術家，他就是你的羅密歐，不久的將來我們的楊美霞小姐要成爲全中國人都崇拜的女藝術家，女偉人了。

霞 我真盼望我自己能有這一天，可是，這個恐怕是一個夢。

林 有志者事竟成，我預祝你成功，等你成名的那一天，可別忘了我。

霞 林鵬，（抓着他的手）這輩子我是永遠不會忘記你的，我現在的幸福，都是你給我的。

林 少灌米湯吧，少罵我幾句就是好的了。俊秋對你真好嗎？真愛你嗎？我只負介紹的責任，可不保險你們的將來。

霞 他對我太好了，祇要他對我不變心，我是絕不會辜負他的。

林 愛得就這樣深嗎？

霞 （孩子氣）嗯，深！

林 你說把他的照片簿和文章給我看的，在那兒呢？

霞 我來偷偷給你看看。（她去床下開箱找）

林 爲什麼要偷？

霞 他說他的過去不願意讓別的人知道，只給我一個人曉得就夠了。這些文字都是過去的東西，他怕別人笑他。（指給她看，二人坐床邊上）你看這個像片，這是他在上海參加運動會得錦標時照的。多棒，多結實。你瞧那桌上的銀盾就是他得來的獎品。

林 （她走過去看，又看照片）這是誰？

霞（笑）這是他演劇時的化裝像，你看，加了些縐紋，裝上鬚鬚，就像個小老頭子了。

林 小老頭子，唉！人總是要老的。

霞 你看他從前發表的作品，都是消極的，悲觀的，他說他自小最愛母親，父親不爭氣把家敗掉了，使他的母親吃了許多苦，受了多少磨難。他很愛哭，哭起來就像個女人似的，尤其愛對他母親的像片哭，你看。（指床後窗右的像給她看）這就是他的母親，這是他自己畫的，用照片放大的。那上面不知滴過他多少眼淚。

林 （喉塞音啞）一個人最愛的是母親，心裏難過的時候也許哭哭流一些眼淚，就會舒服些。

霞 怎麼，你眼睛紅紅的，你哭了。

林 沒有，我不過想起我的母親，也有一點傷心吧了。

霞 快別看了，倒引起你的痛苦來了。（她把照片同剪貼簿合攏放還箱內）林鵬，你若是我當作你的好朋友，你應該告訴我，你母親不是很好嗎？

林 你不用問，（她輕輕地用手絹擦去眼淚）各人家裏都有一卷難唸的經，在外表看起來，我母親住的是洋房，吃的油，穿的綢，出門坐轎，可是我的父親對她一點都不好。我本來不願意使任何人知道我的身世，不過，你是我的好朋友。

霞 （憐憫地，同情的望着她）是啊！

林 我的母親是我父親用卑鄙的手段霸佔來的，我母親從前的丈夫很窮，可是對我母親

的愛是真實的。我父親現在嫌她年紀大了，一天到晚在外面胡來，討饒太太。一個不夠兩個，兩個不夠三個，我母親住在那封建守舊的家裏，祖父伯叔都瞧不起她。她自己呢？內心痛苦，對不住從前的丈夫，而又得不到父親的同情，你想，她能過得下去嗎？

霞 你父親不是有三個廠嗎？把你母親搬出來住就是了。自己單獨有一份產業，晚年的生活就不用愁了。

林 爸爸正因為自己的錢多了，才能製造更多的罪惡，皮革廠的貨囤着不賣，市面上的皮鞋貴得使人買不起，布匹店的布也是。祖父把前年的穀子還放在倉裏沒有動。我呢，真怕回家去住，一個人住在樓上一間屋裏，後面是一片陰森森的松林，晚上風吹松葉的聲音，像鬼悠悠似的恐怖，假如我將來死了，我倒願意葬在松林裏，那時我就不怕了，松聲變成了我的輓歌……

林 林鴿，你為什麼說這些不吉利的話呢？說得怪怕人的。

林 (苦笑) 哦，我忘了你們還在新婚期中。

霞 不是，我是說你為什麼這樣悲觀，年紀輕輕的就說死不死的話。

林 一個人今天活着，明天還着不看得見這個世界，都是很難說的，我母親生我是難產，最後還是用手術破腹把我取出來的。我將來——唉，人家說難產也有遺傳性的，我將來說不定就死在難產上。

霞 不會的，現在醫學進步，你放心好了。我問你，林鵬，你到底那天請我們喝喜酒？

林 你倒關心的起我婚姻問題來了，我告訴你，我現在的心情完全是自暴自棄，今天有多少錢今天就化多少，今天能吃多少好的就吃多少好的，能夠怎麼享受就怎麼享受，能夠怎麼痛快就怎麼痛快。

霞 你爲什麼這樣消極呢？這樣不是太沒意思了嗎？

林 我現在是抱的玩玩主義，遊戲人間，那一天倒下來，那一天就是我真的歸宿。我是沒有資格過你們這樣甜蜜的幸福生活了。

霞 我知道你的痛苦原因，你未婚夫害的是什麼梅毒——一種永遠治不好的病，難道你不能向你的祖父同父親抗議嗎？

林 問題沒有這樣簡單，在家從父，沒有你反抗父命的餘地，因爲他們家裏同爸爸商業上有來往，而且又是祖父親口說的這門親。

霞 你難道不能走嗎？離開這地方到另一處創設新天地嗎？

林 走，走到那兒去，我沒有錢我就不能活，這害人的錢自小就給我用慣了，化慣了。我明明知道這樣揮霍，這樣浪費就不應該的，可是我沒有希望，沒有明天，我祇有等死。

霞 你這種人生觀是不對的，你應該工作，你應該拿工作來解除你的苦惱。現在你同我一塊兒參加七七宣傳隊，這是你工作的好機會，俊秋告訴我，一個人不是爲自己活着，應該爲大家活着，爲別人活着。你有藝術天才，你可以讀些世界上爲別人犧牲的悲壯故事，

同時把你的苦痛寫出來，這樣你的感情有處發洩了，你的心靈有所寄托了。

林 你不懂，我的心靜不下來，我更沒有閱讀和寫作的興趣。小楊，我真羨慕你的思想，你的行爲，你是比從前進步得多了。走吧，你陪我到心心去吃點咖啡，我的神經需要刺激，而且有點餓了，走，去吃點奶油西點。

霞 好，我陪你去，（她走到書桌上寫字條）

林 你寫什麼？

霞 我留個字條給俊秋，告訴他我們到心心咖啡廳去了。同時我叫他給你介紹一個好朋友。

林 快走，別發瘋，咖啡同跳舞就是我最好的朋友。（拉着她）

（霞在外：「媽，我跟林鵬出去吃飯了，俊秋回來讓他一個人吃好了。」「早點回來」「是，媽」）

（不一會俊秋陪着張然上，張然，二十四歲，精神飽滿，身穿政工隊草綠軍服，軍帽，外罩黑大氅，黑皮鞋。他在戰地工作，一隻右臂因墜馬而摔斷，在他文質彬彬的臉上，看不出是一個奔馳在前線的戎馬書生）

秋 然哥請坐，這屋子很小，像鴿籠一樣，請不要見笑。（一面給他倒開水）

張 （打量四壁，同時脫着大氅）現在的重慶像抗戰以前的上海一樣，全國各地的人，都向這抗戰司令台集中，房屋供不應求，處處感覺到屋房的缺乏。

秋 所以我這間屋子化去我薪水的五分之一，好容易才租來的。請喝點熱茶。（同時把大壺接過放椅背上）

張 謝謝。我在山西接到你的信，恨不得馬上到重慶來吃你的喜酒。嫂夫人呢？

秋 （已看到桌上的字條）她陪着一個朋友到心心咖啡廳去了，馬上就會回來的。

張 後方還是這樣的熱鬧，想不到還有咖啡吃。

秋 然哥請坐（然坐）。因為是美霞的一個同學，她們自幼就在一起，我們的認識也是這位林

鵠小姐介紹的。

張 林鵠！我在前方就聽到這個名字，聽說是一個社交場中很活躍的交際花，是嗎？

秋 怎麼？在前綫都曉得她？

張 我也不過是聽到朋友們隨便談起吧了。在那沙漠似的戰地，關於女人的新聞也不過是茶餘酒後的談話資料吧了。最近有什麼新寫作嗎？給我拜讀拜讀。

秋 寫是寫了一點，不過內容很平凡，正要請你指教呢。

（他在桌抽屜中把一捲原稿拿出來交給他）我上一次寄了兩本「碧血丹心」的劇本給你，你收到了嗎？

張 早收到了，並且在今年雙十節的軍民聯歡大會上公演了，連演了五場，有許多駐軍同老百姓們從四五十里以外趕來看戲，在枯渴緊張的前綫，精神的食糧太需要了。

秋 那樣幼稚，粗製濫造的東西真是見不得人的。

張 不，我倒覺得裏面充滿了熱情，戲劇最要緊的就是豐富而濃郁的情感，同強烈的鬥爭性。我們正在抗戰，我們需要的是直接刺激，當然不能同柴霍甫的那種爐火純清的作品比較。

秋 然哥你太誇獎了，要不是得着你的指教，我那會寫什麼文章呢。這幾年我真慚愧，不能像你奔馳在戰地，真正地爲抗戰而效力。

張 我們當然不能都跑到前綫去，今天動員後方的廣大民衆更重要，我希望你今後多寫些以「一切爲了前綫」的內容作題材。世界上無論那一個國家，只要爲了保衛祖國戰爭的時候，他們全國的人民，一切都是先供給前綫的需要，我們的敵人也是這樣。後方老百姓吃黑麵，把白的好的送到前綫去。後方沒有布匹做衣服，前綫士兵一定穿暖。是的，我們誰還比得上爲捍衛疆土而流血的將士更應該尊敬，更應該愛護的哩。蘇聯人，美國人，他們的人民的血液都是同他們的士兵驗好了的，他們隨時隨地準備把鮮血輸給受傷的士兵。（點頭，很難過）我們的士兵生活太苦了。

張 不但太苦，有時候簡直吃不飽，穿不暖，你沒有到過戰地，你沒有看見，這樣冷的天氣，晚上兩三個人團在一起，合蓋一條軍毯，牙齒凍得打顫，我把我的毛線衣同大衣都送給他們穿了，可是我又有幾件呢？祇恨我心有餘而力不足，求個人良心上的安慰罷了。然哥，我向你發誓，我從今天起一定本着這個方向而努力。

秋 尤其是醫藥的缺乏更叫人傷心。

秋 我們來一次爲募集傷兵醫藥治療金的大公演。

張 但願能成事實，這完全要靠你的努力了。

秋 然哥，我見了你我就精神百倍了，你還記三年前在武漢，我們爲了第一次作拓荒的公演抗戰戲劇，日本人在維多利劇場裏佈滿了暗探，他們把我們全休演員的名字都抄到領事館去了。我們發過誓，願以生命獻給戲劇，真的，這些年來假若沒有戲劇來寄托我的心靈，來維繫我的感情，恐怕真不會活到現在。

張 尤其使我忘不了的，我們每天夜裏住在中華大學對面的小旅館裏，

秋 寫文章，編劇本，排戲，編報紙上的特刊，一切都像是昨天的事一樣。你寫的比我快比我多。

張 唉，現在我却成了殘廢了。（看着他殘廢的一隻手臂）

秋 不，然哥用你的嘴，用我的手，我們來合作。

張 不行了——我真恨，偏偏要把我這隻手摔斷了，我爲什麼要騎馬，我爲什麼要騎馬。

秋 不要灰心，然哥，你爲國家負了光榮的創傷，寫的詩歌有千萬人在歌唱，你編的劇演在祖國的每一塊土地上。你帶領的演劇隊在城鄉，在陣地，在前綫的後方，創造下驚人的戰蹟，激動過多少男兒漢自動上戰場，安慰過無數失掉家園流浪異鄉的爹娘。你不要因爲這不幸的受傷而把你的天才埋沒，你應該繼續發揚你豪華的才能，你的名字已深深地活在每一個青年人的心裏。

張 我這次到重慶來，一來爲的是醫這一隻胳膊，二來看看老朋友。醫生叫我靜養一個時期，雖然把骨頭接上了，能不能好還是問題，可是事實上現在這隻手是無用了，——我預備留在四川教書。

秋 那更好，我們又可以朝夕相聚了。可是你帶的隊給誰領導呢？

張 我已經向上面辭職，同時推薦附隊長代理。不過我答應經常供給他們的劇本，實際上這個供給劇本的責任要由你幫助我了。

秋 我一定効勞。

張 那我限你半個月以內繳一個適合於前綫，同時也適合於後方小城鎮上演的劇本。你知道，前方演劇，舞台設備是談不到的，燈光佈景沒有辦法。

秋 我知道，那你得給我點材料。

張 材料是有，一時也不知從那兒說起。我給你出個題目吧。

秋 那好極了，是什麼題目呢？

張 叫——戰鬥的長江吧。描寫留在長江下游淪陷的故鄉裏，兄弟姊妹們和敵人作生死存亡戰鬥的情況。

秋 戰鬥的長江，戰鬥的長江！長江下游有我們的家鄉，好，我十五天之內繳卷，請你修改。

張 那麼一言爲定，我走了。

秋 你吃了晚飯再走吧。

張 不，我還要到政治部去會一個朋友。

秋 那嗎，明天中午我在家等你，請你便飯，也沒有什麼菜，頂多燉一隻雞。

張 你我老朋友，不在乎頓把飯上。

秋 不，兩三年不見了，這次會面是很難得，在這動亂的時候，一個隨着時代動盪的人，說不定明天或後天我們又要天南地北各自爲工作而分離了。

張 好吧，我準定明天中午來，這份稿子我帶去看，你有空可以到梅花嶺五號來看我，我可以給你很多寫作的材料。

秋 那我明天中午來拜望你。（秋給他穿大氅）

張 再見！（二人握手，然只能以左手）

秋 （熱烈的握手）再見！（送他出去，一會兒進來，很興奮地，這時他才注意窗外晚禱的歌聲，天漸漸黑下來）

秋 （他走到窗左邊，自言自語的）這聖潔和平的歌聲，（看看母親像）母親你聽見嗎？這是爲全人類的幸福和平而歌唱啊，你的兒子也準備把身體獻給國家，獻給全人類，爲全人類的自由和平而奮鬥！

（室內因爲祇有一個窗戶，一部份又被芭蕉遮着，室內光線更暗了，他用火柴點着了菜油燈，這裏雖然是大都市，但在這陋巷內，却享受不到電燈的光明。）

（外面楊母的聲音：「你出來吃晚飯吧，俊秋，」「媽，我待一回就來。」「你聽着點門，我到長安寺去燒晚香去了。」俊秋走到門口「你去好了，媽。」）

秋（他坐在書桌上磨墨構思，自言自語，一面吃着盤中的糖）戰鬥的長江——（他拿起筆，找出稿紙就寫，屋內一切又歸沉寂，鐘聲的嗒的嗒地催着時間前進）

（外面的開門聲他並沒有聽見，楊美霞進來了，輕輕的墊着脚尖進來，她穿上了一件深咖啡色的海勃絨大衣，一手提着一包麵包紙口袋，剛進門，）

秋（一抬頭，看見了生疎的大衣，光不太強，看不清楚）你找誰？

霞 我找呂俊秋——呂先生？

秋（聽出了聲音）原來是你，怎麼穿上了大衣？

霞 好看不？（去近，轉了一轉身體，）

秋 那麼合身，是誰的？

霞 林鵬送我的，她跟我到拍賣行去買的。

秋 她爲什麼要送大衣給你？

霞 她說我第一次出去工作，作爲慶賀我的禮物。

秋 美霞，我們怎麼好意思又收林鵬的禮物啊？你要知道，我心裏是多麼的慚愧。

霞（被他說得難過）那麼送還她去。（板着脸）

秋 唉，算了，以後我們再謝禮吧。多少錢買的？

霞 一百二十塊，便宜不？（轉怒爲喜）

秋 便宜是便宜，可是得要我三個月的薪水。

霞 她說不要我們謝她的。

秋 真的，她請我們吃過多少次飯，現在又送大衣，我們幾時也得請請她了。

霞 她希罕你請，她素來不接受別人請她的。俊秋，把這件大衣改給你作短大衣穿，你這件布大衣太舊太薄了。（她拿起他的大衣看）

秋 我不要，這件黑大衣跟我共過患難，君子不忘其舊，還是你留下自己穿吧。

霞 喏，好個君子不忘其舊。（她把大衣扔回床上）

秋 你吃過飯沒有？

霞 啊，我倒忘了，這是給你帶回來的冠生園的奶油麵包同洗沙麵包，是你最愛吃的。

秋 我還在等你回來一塊兒吃飯呢。

霞 我已經同林鵠在心心吃過了，那我給你端飯去吧。

秋 不用了，有幾個麵包也就夠了。

霞 媽呢？

秋 剛到長安寺燒香去了。（他吃着麵包）

霞 老迷信！（給他去倒熱水）

秋 一個上了年紀的人，燒香敬佛也好使她們的靈魂有個寄托的地方。問她們的本願還不是

爲了求神保佑他們兒女一輩子的幸福嗎。

霞 我將來就不這樣。

秋 當然了，你是個新派人物嘛。

霞 (要打他) 你又損我了，(打他的手被俊秋抓住，柔順得像綿羊，低下頭看見他寫好的東西) 你又在寫什麼？

秋 一個新劇本。

霞 你今兒不讀安娜，卡列尼娜小說給我聽了？

秋 今兒你自己看吧。

霞 (她把椅子放在桌頂頭，拿起一本厚厚的書在看，翻了兩頁，又抬起頭問他) 我明天去不去辦公？

秋 (一楞) 辦公？

霞 七七宣傳隊。

秋 哦，我剛才去會了陳隊長，她高興得了不得，我答應她明天一早把你介紹給她。

霞 真的嗎？啊呀我的心好跳。

秋 又胆小了，你！

霞 (裝模作樣挺起胸膛拍拍胸口) 不怕，不怕！

秋 噯，這才是我的好學生。

霞 先生，我來給你陰稿子吧。

秋 (裝老頭子聲音)你早點去睡吧，明天要去辦公。

霞 (盤不住地一笑)先生你的鬍子呢？

秋 (正經)老鼠吃掉了。

霞 (忍不住的大笑)

秋 玩皮鬼快去睡吧，別攪亂我了。

霞 (她打了一個哈欠)我去睡了。你寫的稿子明天我給你改。

秋 是的，先生。

霞 寫的不好，明兒打手心。

秋 小鬼你有完沒有？

霞 好了，今晚算饒了你吧。(她把書帶放在床上，找了支蠟燭點起放在床頭，把大衣脫放

床上，鞋一脫，和衣睡下蓋起被，看書)

秋 (一面吃麵包，一面拼命的寫，靜下來，鐘擺響得更響)

霞 (聽是無憂無慮的，看了不上十行就把書一丟，微微的呼吸着，朦朧朧地就睡着了。)

(外面門響：「霞兒回來了嗎」?)

秋 (他輕輕地走向門外小聲地)媽，她已經回來啦，你關門吧。(他輕輕地走到床邊給她蓋好

被，吹滅燭，仍回去寫。)

秋
（唸他剛寫好的「戰鬪的長江」詞序）

長江，你祖國的心臟，

用的瓊漿，哺育了多少優秀的中華兒女，

更創造出無數文化上的光輝史蹟，

給人留戀，給人懷想。

長江啊，長江，你比萬里長城還要長，

你是世界上第四大條河，在非洲，在美洲，

那有你在亞洲歷史的久長，

它們都是從北到南，而你却由西到東的獨創。

長江啊，長江，民族發源地的黃河

孕養革命思想的珠江

都沒有你雄渾，遼廣。

你奔騰澎湃的潮浪，奔騰萬里！

你如龍似蛟的波濤，澎湃萬里！

你終年不停地向東流，向東跑呵。

流呵，流呵！中華兒女受你的鼓舞，經你川流不息的感召，

一天天的成長，一天天的健壯。

你是灌溉民族生長的血液，

你是民族巨人新生的脈膊，

我歌頌你，長江。

長江啊，長江，

你從巴顏喀喇山的高源，

沖過青海、西康、雲南、四川、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江蘇，

注入東方的太平洋，那碧波無際的海洋！海闊天空的海洋！

經你滋潤的土地，不管是山谷、是丘陵、是平原，

泥土肥美，芳香；人民睿智，堅強！

春夏秋冬，一代一代，一時一刻，

大地因你而增加了顏色，

宇宙因你而添增了光彩。

我愛你呵，長江。

長江呵，長江。

你流過的地方，在春天，那一片綠野，

啊！詩人驚嘆了，為你象徵青春的綠色而歌頌，

萬物飛舞在你胸膛的兩旁，

因爲吮吸了你的乳液，吸收了你的血液，
綠野在歡笑，萬物都活躍極了！

在你偏愛的腳旁，江南那一片地方，魚米之鄉，
嫩柳似舞袖飄拂在青空。

柳花如飛絮，飛揚在人間、天上。

玫瑰像火紅，燒醉年青人的心胸，

薇薔數里開，甜味里香？

懷春少女戴上花更嬌媚呵，那江南的姑娘，

我愛東方的長江。

那麥浪，那秧波，經你一點一滴的浸濡，

到初夏，到深秋，大地是無邊無際的金黃、

大地黃金啊、黃金的大地，沒有你米麥做食糧、

那、中華民族都停止生長、

沒有你江水的灌注，無垠的平原將化成荒涼恐怖的沙漠。

x
x
x
x

你啊，長江，幾千年來從沒有蒙受像今天的奇恥大辱，武士道的暴力割裂了你一半，木
屐殘踏了聖潔的土地。

多少年來安靜恬恬的生活，

如今是老失所養，幼失所有。

中華兒郎的鮮血曾染紅過紫金山麓的江流，

那千古難忘的災難啊，慘絕人寰的悲愴，

你半身不遂悠悠長鳴，多少人呼喚在你血腥的胸膛，隨波爲伍，隨風飄盪，他們不顧忍

辱飲敵人的毒彈，他們要水葬在你純潔貞淨的懷裏。

我爲死難的人哭啊、我的長江。

戰火燒遍了千里江岸，

千百年辛苦，千百年祖先血汗經營的繁華，麗都、

一把火，一排砲，燒蕩得乾乾淨淨，都成灰燼。

男拉着女，老馱着幼，驚慌失措的逃啊，逃啊！

數千年來未有的大兵災，就落在這一代的頭上，

受你哺育的少婦，姑娘，她們是無罪的呀，

也免不了嗜泣在日寇的刺刀尖下，死亡。

我們年輕的都走了，攀山涉水，顛沛流離，

像喪家之犬，是失羣的孤雁。

一路逃，一路拋棄隨身攜帶的箱子，行李、包袱、

那裏有母親一針一線縫製的衣物。

那些是祖先一代一代遺傳的珍飾。

淚眼模糊，一步一回頭呀、越遠越心酸、

離別是傷心事啊，一路逃、一路哭。

摸索在黑夜，牽拉在懸崖、

我憐憫我自己和那些患難的同行者，長江。

如今幾個年頭啦，千萬個失掉家鄉的兒女、

流浪在你的左右、飄泊在你的身旁、煎熬在異鄉、

他們離不開你啊，長江、他們沒有忘記你哺養的恩情。

在家鄉、

誰知道、誰知道年高的老母是死是活？

那破落的庭院是瓦礫是廢墟？

我的親娘啊、永遠沒有信息啦，函訊空投遞；

幾年來天天生活在悽哀的記憶裏、夜夜浸濡在淚水裏。

我喲，每晚在夢裏，夢回故鄉：

江岸邊的一片蘆葦，似千萬個白頭翁，

狼山麓開遍四野的桃李，桃李香風、

五月紅透臉的石榴花，女孩子愛拿來染指甲的鳳仙花，
秋天的楓葉、隆冬的天竺、腊梅、水仙都無恙嗎？

啊，長江畔，東海濱的故鄉啊！

江連海，海連天，紅霞燒遍江海天，黃昏時的散步、

藍天白雲風雷電後天晴的——

紅橙黃綠青藍紫的長虹。

沙灘上的鵝卵石，江岸邊的白楊樹、

我都數過，我都記得，幼小心靈裏埋藏的事蹟、

永遠抹不去的呀，還有那沙灘上的足跡、

長江、長江啊；

星月下徘徊在你銀白的身畔、

晨曦呼吸在你太陽的金光裏、

使我笑過的長江，笑出了歡喜的眼淚、

使我哭過的長江，哭得我心碎暈眩、

你搏鬥江心的漁舟、

你橫渡長江的英雄、

雨裏的長江、

霧裏的長江、

江邊古廟漲潮的晨鐘、

退潮的暮鼓、

聲聲銘在我的心頭、繞繞在我的耳傍、

還有那、

外祖母給我的水蜜桃、

母親給我的爛香蕉、

舅父給我的烘山芋、

我總是偷偷地悄悄地把它們帶到江畔、

我望着翱翔在江上的白鳥、

我望着一艘艘裝滿肚皮的大帆船、

還有啊、使我驚呼的鐵壳輪、

它載往上游的是五金、海味、布匹、化妝品、

它載往下游的是米、麥、鹽、糖、和豬羊、

這些甜密的回憶、

這些頸碎的往事、是烟、是露、

我記得病中療養在鄉間、

農家女子是哀是怨如泣如訴的情歌。

最難忘的是白髮蕭蕭的外祖母、

她哭送着我，追趕着載我西去的大輪船、

她慈愛的心腸和藹的面容、

她撲倒在泥濘的江岸上了，從此就永遠、永遠地分離、

想起了怎不叫我肝腸寸斷，喉嚨咽唔！

我如今，祇能站立在抗戰司令塔的山城、

遙望那幾千里外千山萬水阻隔家園所在的方向

長江的流水呀，我的母親，你給我指一個信息

帶給那些受蹂躪的江東父老，帶給那在刀槍下呻吟和戰鬥的兄弟、

如今我再也沒有眼淚，我淚兒已經乾涸、

幾年來我馳奔在崎嶇坎坷的山地、

受盡艱苦的洗滌、

我——我是堅毅無匹！

我要用我的手，寫出解放的詩篇、

用我的口，唱出勝利的預言！

用我的血，用我的肉、

喚起千百萬長江上源的兒女去搶救長江下游的奴隸。

我們要反攻，我們要勝利，

我們要血染長江，我們要戰鬪到底！

×

×

×

×

長江啊，長江，

第一個要克復宜昌，我們衝出三峽那鐵壁銅牆水流湍急的天然江防，
那是個數省百貨吐納的商場。

我們要收復武漢，武漢是中原的心臟，

是平漢、粵漢鐵路交接點，構通中國南北的橋樑。

武昌起義創造不朽的革命榮光，我們不惜用頭顱把武漢奪回。

我們要用浩浩蕩蕩的隊伍，開進南京。

首先拿漢好的心肝來祭祀爲抗戰犧牲的勇士！

這血的仇恨唯有用血來報復。我們用歡快的心情到中山陵 國父靈寢處痛哭。

我們進兵揚州，去解放被日寇囚禁在集中營的友邦俘虜。

我們是爲了全世界的博愛自由！全人類的和平幸福！全宇宙的公理正義！

然後會師上海馳到了長江末，我們的反攻力量，像夏季江濤，

滾滾的洪波，排山倒海的力量把鬼子掃蕩在江海中。黃浦江邊的自由女神歡笑了！

和平的鐘聲響徹在雲霄！

啊！長江！

這不是夢！

你的漿乳把我們哺育壯大了！

我們誓解放你半身不遂的侮辱！

那能長此地讓下游給木屐踐踏！

（外面已是三點鐘晨雞已作第一次鳴唱：「嗶嗶嗶，嗶嗶嗶。」）

你聽，長江啊，我的母親！

黑夜就要過去！

午夜的晨雞已經在聲聲長啼

黎明的光輝將重臨大地！

嗶嗶嗶！嗶嗶嗶！

同胞們，親愛的同胞！

現在是開雞起舞的時候了！

拿起我們的刃，去罷！

背起我們的槍，去罷！

去罷，去罷！同胞們！

去爲我們的長江而流血！血染長江。

去爲我們的長江而戰鬥！呵，戰鬥的長江!!!

長江蘇醒了！長江怒吼了！長江復活了！長江！

啊，長江，你是祖國的心臟！

我歌頌你，我贊美你，

我願爲你死，長江。

秋

（他寫畢，唸完，疲倦不堪地伏在桌上睡了）

（雞聲把甜夢中的楊美霞驚醒，她揉着她醒鬆睡眠）

霞

俊秋，睡吧。（她不見回答，一翻身起來，見他睡着了，悄悄的把那件新海勃絨大衣拿

過去給他蓋上，鐘擺聲伴奏着他的動作）俊秋，你太辛苦了——

（晨雞還在聲聲啼唱）

——幕徐徐閉——

第二幕

時 二十八年春末

地 重慶

人

美霞

俊秋

林鵲

喬傑

駱英

依命

張然

小孩

景

同第一幕，開幕時正是下午四點鐘，五月的重慶是恐怖季，因冬天的霧已退盡，每天是藍天烈日，陽光從窗外射進室內，室中一切傢具如舊。不過那瓦罐中的花已由梅花換為石榴花。

今天陋室增色不少，因為林鵲帶來了兩位朋友，一是她的愛人駱英，二十四五歲，

白淨的臉，很懂禮貌，女孩子很喜歡他的沉靜寡言。但一到晚上，他就變成雪園咖啡廳的座上客，秘密跳舞廳中的健將，他日常愛穿長衣，質料很講究。他同林鵬的相識，大概咖啡廳作了他們的介紹人。一個就是駱英商業上的朋友，喬傑，二十五六歲，一身十足的港貨，因為他在航空公司工作，利用他的職權和巧妙手段，把香港的絲襪，口紅，絲巾，手絹，手錶，白金戒指，鋼筆大量地運進來，那些賣剩的東西，就拿來作追來異性的媒介，他今天特為要求駱英和林鵬帶他來見這戲劇界的新明星，楊美霞小姐。他是穿的淡青灰色的高價毛織物西服，西服袋中露出粉藍色的手巾摺成的喇叭花同真資格派克鋼筆。

美霞（她今天穿的是陰丹士林的旗袍，兩領之間別着一個證章作裝飾。紫羅蘭色的絲帶紮着兩個髮辮，一前一後的垂在肩上。她雖然穿的很素靜，相反的顯得更漂亮。她此時正忙着倒水，張羅着招待貴客，她現在因常常跟林鵬跑，學得更大方，善交際）

林美霞，你先別忙着招待我們，我們剛才在雪園吃過香草冰淇淋，不渴，你別倒茶。來，我給你介紹介紹。

霞（放下手裏的杯子，含着微笑走上來）

林（指美霞）這位是中華影片公司的新明星（美霞用眼瞪她）哦，不，新進的大演員楊美霞小姐。這位用不着介紹，駱英你是認識的，（指喬）這位是駱的好朋友，喬傑先生，中外航空公司的——

喬（自我介紹）營業科科員（並很迅速的在口袋中摸出一張卡片很恭敬的遞給美麗）
今天特爲來拜望我們的楊小姐和呂先生的。

林 真不敢當，請諸位請坐，俊秋一天到晚不知在外面瞎忙些什麼，連我都難見到他，便諸位
喬 空跑。這屋子很僻，請諸位別見笑，請諸位請坐啊！

林 那裏，那裏，這兒倒是小巧玲瓏，很雅緻，很雅緻。

林 我們的楊小姐真會說話，七句話就有四個諸位，真不愧是名演員。

喬（正在端茶，又恨她一眼）你怎麼專跟我過不去？喬先生，駱先生，請喝茶。

林 我的呢？

喬 罰你自己端。

林 怎麼，我又遭罰。

喬 誰叫你損我哩，駱先生你說該罰不該罰？

駱（笑而不答）

喬 該罰該罰。

林 怎麼？你們剛見面就站在一條綫上啦。

喬 我是站在公理的立場講話。

林 好，算我不對，林小姐請用茶（端茶給她）

林 哎，這還像話。

駱 楊小姐怎麼今天回來這樣早，我們把車子開到廠門口問門房，他們說楊小姐已經回家了。

霞 上午排了半天的戲，下午沒事，就回來休息了。

喬 楊小姐的戲演得真好。我記得陽歷過年在中央公園看見楊小姐演什麼——（想）哦，「落亡者之歌」，那淒慘的歌聲把我的眼淚都唱出來了。我素來是鉄石心腸的人——

霞 那真笑人，因為七七宣傳隊缺人，臨時把我拉上去湊數，真是獻醜。

喬 好極了，好極了，楊小姐真有演劇的天才，第一次就那麼逼真動人。——

霞 駱先生也看了？

駱 是的，那天我們正一道從廣東酒家出來，經過中央公園。

林 就把我們的喬先生引到愛好藝術的路上去了。

喬 是的，從那天起，不管那兒演話劇，我都要去看。話又說回來了，也要看什麼人。可是最叫我感動的，是上個禮拜在國華大戲院看「春閨怨」，楊小姐可算得一鳴驚人。

林 演得那麼好，連我都愛上了春閨怨中的女主角了。

駱 楊小姐到中華製片廠有兩個月了吧？

霞 是的，在七七宣傳隊工作了三個月，在今年二月就離開了。俊秋又把我介紹到他的廠裏去管理圖書，上個月才改做專任演員。

林 真是夫唱婦隨，呂先生領導有方，我們的楊小姐如願以償了。

霞 我什麼都不懂，還得請諸位不客氣的指教。

喬 說到指教倒不敢，以後凡是楊小姐演的戲，我們一定捧場，推銷榮譽券，做一個忠實的觀眾。

（應酬話都說完了，成僵局，喬傑起身去看左牆上的莎士比亞像同拜倫像，林鵬跑到駱英坐的書桌上去翻書）

喬 （問楊）這一幅——是不是（充內行）拿破命的像啊？楊小姐。

林 嗚，你說對了一個字，命字倒相同，可是上面兩個字說錯了。

喬 （得意）哦，總算還猜到一個字啊。那麼是——想不起來，楊小姐還是請你告訴我吧。

楊 那是英國十八世紀的詩人拜倫，——不過他倒是同拿破崙生在一個時代。

喬 拜倫，拜倫！嗚，他的詩我讀過的，讀過的。

駱 讀過那一首啊？喬傑。

喬 （很急）啊呀，很多很多，一時想不起。他是英國人，對了，我好像在香港讀過他的詩，太好了，太好了。

駱 拜倫是個英國傻子，旁的英國人在世界各地善於做生意，可是，他偏偏要寫什麼詩，詩有什麼用呢？能當飯吃。

林 說話得當心點噯，呂俊秋，我們楊美霞楊小姐的黑漆板凳就是一位詩人，一位崇拜拜倫的詩人。

喬 做生意是民生問題，固然要緊，可是詩，戲劇是精神食糧，也很要緊，楊小姐對不對？
薇 是的，喬先生。不過後秋跟我說過，他雖然喜歡讀拜倫的詩，但是最叫他崇拜的，還是拜倫的犧牲精神，詩人都是熱情的，狂放的，同情弱小民族的，拜倫就是爲希臘革命戰爭犧牲的詩人。

林 美薇，真了不得，你現在懂得這麼多，不愧是詩人的女弟子了。

薇 你又來取笑我了。

喬 (倒很佩服她) 楊小姐，這是誰，我想一定也是一位革命家。

璐 你猜錯了，恰恰相反。

喬 是美國的鋼鐵大王？煤油大王？汽車大王福特。

林 商業大王，你都猜錯了，他們隔着一個大西洋呢。

喬 大西洋？又是英國的？

璐 對了，沙士比亞你都不認識，你還崇拜藝術，愛好戲劇哩，你算了吧。

喬 那兒像你呢？有這麼位秀外慧中，博古通今的林鵲小姐教給你。

林 說話當心，我可沒有惹你。(來勢凶凶)

喬 我是說的璐英，幹嗎你心痛，噢，你們是神經相通，二位一體。

林 我問你，你看過沙士比亞的「威尼斯商人」沒有？

喬 沒有。

林 那就是罵你們這班人的。

喬 罵我們？他生在英國，我生在中國，他專為罵我而寫的那真太榮幸了。

林 作品是沒有國界，沒有時間性的，我告訴你吧，「威尼斯商人」是專門挖苦做生意的猶太商人的。

喬 我真不知道，這些所謂作家也者，為什麼專跟商人作對。

聯 你又不是商人，你何必着急呢。你頂多祇能算半個商人。

喬 你還不是一樣。對了，（對林鵬）你的爸爸開工廠，開大商店，你不是商人？

林 他開他的，與我無關。

喬 你不是你爸爸的女兒？

林 祇能算一半。

喬 笑話。

林 好啦，今天不是跟你吵架來着。

霞 讓我買點點心去，你們餓了吧。

喬 不餓，楊小姐，等一會兒我們一塊兒到大三元去宵夜。

霞 不，現在還早（她很快的跑出去了）

聯 我們的喬兄有點飄飄然。

喬 豈有此理，豈有此理。

駱 我跟你說正經的，你什麼時候到香港去？

喬 說不定後天就走。

林 這趟跟我帶兩打跳舞絲襪，五打小手絹。

喬 我的小姐，你裏這麼多絲襪小手絹幹什麼？

林 穿呀，用呀，送朋友呀。

駱 林鵬別鬧。哎，我跟你說，把派克筆帶兩百支回來，現在市上缺貨。現在香港什麼價錢？

喬 五十塊港幣，約合法幣三百元。

駱 重慶現在黑市已經賣到八百。

喬 讓我算算，一支賺五百，十支五千，一百支五萬，兩百支就是十萬，這筆生意還可以做。

駱 我包銷一百支，我出一百支的本錢，回頭我開一張三萬元中行的支票給你。

喬 你我打伙做就是了。口紅同不銹鋼的手錶我預備每樣帶五打，至少也有十萬可賺。

林 啊呀，你們的生意經有完沒完？

喬 祇要你把這件事辦成功，絲襪同手絹算我送給你的酬勞。

林 你們這些生意鬼，處處談代價。這件事我可不幹，美霞同俊秋是我介紹的，何況美霞又很愛俊秋。

駱 別急，慢慢地等機會。

喬 今天帶來的半打絲襪？（看着林鵬）

林 待會兒我來給她。（做了一手勢）噓，她來了。

霞 （用手絹包了一包桃子，李子，另外一紙包蛋糕，牛奶糖等）

喬 楊小姐太客氣了，我們來了就要您破費。

霞 說不上招待，見笑得很。

林 伯母呢？

霞 她伯警報，搬到鄉下去住了。（她在桌上找到一把小洋刀，削桃皮，同時把蛋糕，糖菓

，李子放在一個碟子裏）

駱 噯，現在疏散到風景區的南溫泉北碛去躲警報，避暑，倒是一件樂事。

喬 可惜我都沒有這個福氣。

霞 你們兩位能者多勞，替國家服務。哦，請用點點心。

喬 好，好。謝謝，謝謝。自己來。

霞 （削了半天才削了一個桃子）這個先給你吃，（用兩個手指捏着桃尖桃柄遞給林鵬）

林 不，還是先敬客吧，我們是老朋友，喬傑先吃。（送到喬面前）你不會削，我來。（把刀

拿過去）

喬 還是駱兄先來。

駱 我有，我有。

喬 (吃着桃子) 這種脆桃好吃極了。

林 聽說奉化的水蜜桃還要好，是嗎？(把削好的桃子給他)

駱 奉化水蜜桃吃在嘴裏就像蘋果，甜是甜極了。

喬 可是沒有這種桃子香，脆，是嗎？四川真是個天府之國。不談旁的，就單拿水菓來說吧，出在天津北平的梨，蘋菓，良鄉板栗四川有。出在廣東福建的廣柑蜜橘，鮮荔枝，龍眼，四川有。出在湖南陝西的地瓜，柿子，出在新疆的葡萄，江蘇的西瓜，甚至於出在外國的鮮紅柿，洋山芋，浙江的桃子，四川都有——生長在天南地北，寒帶熱帶的東西，沒有一樣沒有——

喬 香蕉，檸檬，波羅蜜四川可沒有。

喬 這個，(語塞) 哎，對了。還沒有請教，楊小姐貴處那兒？

喬 你猜。

喬 北平？

喬 (搖頭)

喬 青島？

喬 不是。

喬 江蘇？

不盡。

喬 廣州？對了，一定是廣州，從楊小姐的眼睛上，風度上看起來——

臨林（同時，忍不住哈哈大笑起來）你真會猜。

林 你完全猜錯了。

喬 怎麼，又不是，今天到這兒來可把我考住了。

林 恐怕比參加會考還難吧？（自己吃着削好的桃子）

喬（拿出手絹擦額上的汗珠）讓我再想一想——

林 我告訴你吧，她跟我同鄉。

喬（驚）什麼，楊小姐是四川人？

臨 並且跟林鵬一樣，都是本地——重慶人。

喬 啊呀，天府之國！非但出水菓，而且出美人！失敬失敬。

林 你少放矢。

臨 我告訴你，歷史上的英雄美人四川多得很多，卓文君啦，楊貴妃啦，秦良玉啦，——

喬 楊貴妃是陝西弘農人。

林 別瞎扯了。（打斷他的話）哎，（向大家）我提意，今年夏天我們先到成都，玩兒個痛快。

臨 聽說現在的成都像抗戰前的上海一樣繁華，熱鬧極了，是嗎？

臨 對了，除了建築上比不過上海的洋樓大廈，吃，玩，看電影，聽戲都有超出的趨勢。楊

小姐是四川人，成都沒有去過嗎？

霞 沒有。

喬 我贊成林小姐的意見，我們今年七月準定到成都去。聽說華西壩有個什麼青春島，不是跟青島一樣有沙灘，可以游泳，晒日光浴呵？

林 傻瓜，你今天簡直成了個笑料了。（她又笑起來了）

駱 因為職務上的關係，我去過兩次成都。青春島不過是一片大竹林子，路徑灣灣曲曲。走進去就像走入了綠色世界，有回到自然去之感，那幽靜的鳥語，真是談情說愛的好地方。

林 哼，你不老實。

駱 我可是跟男朋友去的。

林 誰管你。

喬 （笑）

霞 （也笑着嘴笑）

駱 到成都我可以做嚮導，什麼吳抄手，王胖鴨，賴湯元，努力餐的紅燒什錦，鎮江樓的魚，邱佛子的豆花，望江樓的薛濤乾，野店的麻肺豆腐，春熙路口的一家什麼——什麼名子的咖啡廳，裏面的可可冰淇淋才好哩。

喬 你再要說我就要流口水了。

林 成都玩兒過了就到青城山避暑。

霞 書上說青城天下幽，峨嵋天下秀，是真的嗎？

駱 小姐，百聞不如一見，讀萬卷書不如行千里路。去遊一遊就知道真假了。

林 你少作孔夫子的弟子，文縷縷的。

喬 遊過青城，再到峨嵋，回到成都已經是秋天了，乾脆再到新都桂湖賞桂花。

林 那你倒變成個旅行家了。

喬 真的，我們可以組織一個小小旅行團，趁打仗的時候，我們遊歷一番，將來仗打完了就沒機會了。一切用費由我來負責。

林 曉得你是紳糧子弟。

喬 我祇要跑一趟香港就夠了。並且我們還可以順便到川西松藩各縣一遊，察看一下金礦，聽說那邊人家唸經燃香供的小菩薩都是真金子做的。

駱 得，就爽快快快由我們的喬兄當團長，組織一個金礦探險隊。

喬 真的，香港跑膩了，是該換換口味了。

林 你香港跑膩了，我肚子聽餓了，走，我的東，玫瑰酒家。

喬 我早約好了，大三元。

林 你會鈔我就不去，我就是這個脾氣。

駱 好好，先到玫瑰酒家吃川菜，後到大三元吃廣東臘味，最後雪園咖啡廳，今晚還有一個

(Pat) 跳舞會，美國新航運到的爵士音樂唱片，不可不聽。

林 我今晚要跳個通宵。(Egg) 詹司，(作了個舞姿) 美讚，今晚跟我們去跳舞。

霞 我不會。

林 學啊，一個演員應該會騎舞，騎馬，游泳的。

喬 對了，(站起來) 我們就走吧。

駱 該是宵夜的時候了。

林 美霞，走。(拉她)

霞 我還要等俊秋呢。

林 老辦法，留個字條在家裏。

霞 他是不会來的。

林 啊呀，小姐，誰還把你吃了。

霞 好，我陪你們出去走走。跳舞我可不参加。(看她自己的脚)

喬 (向她丟眼色) 絲襪。(低低地)

林 (會意，點頭) 怎麼你光着脚？

霞 寒酸得很，不瞞你們說，俊秋同我兩人的薪水，在這物價飛漲的時候，祇夠吃，光脚好

幾個月了。(自己覺得不好意思) 不過，一天到晚在外面跑。穿上襪子也容易壞，熱天倒

反兒風涼。

駱 公務員太清苦，太清苦了。

喬 現在提倡健美運動，不穿襪子是風行的，很時髦的。

林 (打開手提夾，取出一個紙包包) 哪，這是半打長統絲襪，還是上次喬從香港帶回來送我的，我沒穿，現在轉送給你。

霞 (跑開) 那怎麼行，我可沒有這個福氣。去年你送我的那件海勃絨大衣，我放在(指窗口)這兒椅子上的，半夜裏給強盜用竹杆挑走，我爲了這件事跟俊秋吵了好幾天。他晚上總是不送我回來，有時在工廠裏排戲，在兵營裏教歌，半夜才回家，一天到晚鬼忙，忙到月底兩手空空。

喬 呂先生爲國宣勞，難得，難得。

林 快，先穿上一雙試試看。

霞 這可不能。

林 少跟我客氣，我跟你還不是像姊妹一樣嗎。來，(把她拉向屋外)我們到外面去穿。(不由分說，被拉出)

駱 有希望，小喬

喬 騎驢看賬本，走着瞧吧。

駱 經濟進攻，比一切都利害。

喬 我可沒有帝國主義的思想。

駱 你現在不是在搶奪別人的殖民地？

喬 狗屁，不跟你說。那有你幸福，林鵬不用你化一個子兒。

駱 (把話岔開)我問你，今天吃什麼菜？

喬 來了，她們來了。(林，霞二人進)(林把餘下的五隻襪塞在枕下)

林 你們看，美霞穿上正合式。

駱 趕快，換雙皮鞋。

霞 (搖頭)

林 你的腳跟我比一比。(看腳)

駱 大小一樣。

林 (扶着她，脫下一隻半高跟鞋)你試一試。

霞 (聽擺佈脫下一隻布鞋，走到床邊坐下換上)還可以。

林 不軋腳？

霞 不。

林 那好，我那兒有八雙現成的，隨你選。(她們把鞋換還原)

駱 主人，菜單想好了沒有？

喬 正在想。

林 我主張一個人點三樣。

略 我通你的過。

喬 我費你的成。

體 你們在說什麼？

喬 點菜，楊小姐，你先點吧。

略 對，對，楊小姐先點。

體 我外行，隨便。

林 就來個隨便吧。

體 別取笑我，林鵠，還是你替我點吧。

林 好，我作你私人秘書，聽着，金鉤冬筍。

喬 一個了。

林 火腿白菜。

喬 兩個了。

林 磨菇嫩鴨。

喬 三個了。

林 紅燒魚頭。

喬 四個了。

林 美霞，你跟後秋一樣，喜歡吃甜的。

霞隨便。

林 你看你，又隨便。好，來個銀耳蓮子櫻桃甜湯。（她用鋼筆寫一條子）

喬 你和略英呢？

略 好了好了，一頓吃不完，到工大三元再說吧。

喬 楊小姐吃牛奶咖啡，還是可好？

霞 檸檬茶就夠了。

略 走啦，林鵲。

林 （把字條放桌上）走。

霞 你們先走一步。

林 （推她）走吧，已經給你寫好了！（指桌子）

喬 什麼？

林 你別管！（四人同下。霞最後，她把門用一隻凳子頂上）

（靜了一分鐘，後秋在外面喊：「美霞，美霞，有客來了！」美霞，「他敲敲門，無回音，

習慣的把門一推，一隻手伸進來把凳子拿開。」）

秋 （仍舊是第一幕時的學生裝，不過大衣是不穿了）依命，進來吧，美霞出去了。

（依命進屋來，十八歲，穿的是草綠布的上下連着的受訓制服，短短頭髮，紅潤的臉蛋，輪廓均衡，色微帶黑，眼睛明亮有神，雙眼皮，睫毛很長，高高的鼻樑，薄而合式的

唇包着潔白的牙齒，不擦一點脂粉，她從前是最調皮的小姑娘，如今因受戰火的磨鍊，性格已經變冷靜，懂得了憂愁，母親死後，她更沉默。有時也恢復到她從前快樂時代的活潑，大方，但有時還脫不掉處女羞澀。她熱情，她上進，他知道一個人活着依賴別人是不行的，自己有學識，有技能才能立足社會。她愛藝術，她更愛戲劇，她是學校劇運的健將，他父親是個銀行家，同時是個畫家，自小是父母的心肝寶貝，父親的一手好山水畫都傳授給她了。她畫出來的畫別人會不相信，筆調老練得像個中年人，她更愛音樂，在歌唱中能發洩她思家思母的淒情。

依（進屋後，四壁張望，忽的跳到拜命同沙士比亞像前端詳。）

坐吧，依命。

依 不累，我已經習慣了站立，聽訓話一站就是兩三小時。

秋 喝點水。

依（搖頭）我已經鍛鍊成了一個能耐渴的人了。因為我們行軍的時候是很難找到水喝。

秋（看見了現成的蛋糕）那麼吃點蛋糕吧。

依 不餓，呂先生，你要知道，當一個女兵的條件是不怕站，不怕渴，能挨餓的。

秋（衷心的誇讚）好，像你這樣的女孩子，才能適應今天艱苦的戰時生活。今天真巧，我要不是到集美書店裏去收點稿費，還不會知道你到後方來哩。

依 我知道你們在四川，可是不知道你們究竟在什麼地方。我也是到書店裏去打聽你的住處

的。

秋 你怎麼想到去到書店裏打聽我呢？

依 我在金華就看到你寫的歌集子。到了衡陽，桂林，又看到你的劇本，都是由重慶集美出版的。我昨天到了重慶，就在儲奇門找了個小客棧住下，今天出來找了一天，路真不好找。在集美當我一眼看到你的時候，我不敢招呼，我怕認錯了人。

秋 我也是的，記得我在上海的時候，你才十五歲，每天揹着個書包讀羗高一年級，現在已經成了大人了。在書店裏我也很想招呼你，我是說面熟得很。你媽媽呢？伯母沒有一回到後方來嗎？

依 媽媽和我從上海往杭州逃難的時候，在松江車站差一點給敵機炸死，真慘啊，火車拚命的開，敵機不放鬆的追，他們爲什麼要炸我們的難民車呢？（憤恨）受盡了千辛萬苦，一家老小好容易擠上了火車，誰都這樣想，離開了上海就可以活命了，那知道，反而先死呢。生下地來十幾年，從來沒有看見過像這樣怕人的事情，有的跳火車，有的被機關槍掃射死了，最後車頭中了一彈，我和母親就拚命的跑到田坎裏伏着，耳朵震聾了，眼前一片黑烟同硫磺火。敵機走後，我和媽大半個身子都埋在土裏，媽不省人事，隔了半個鐘頭才清醒，從此耳朵就震聾了。可憐的媽，從此就再也聽不見聽女兒說的話了。（淒然）

秋 （很難過）後來呢？

依 前後左右都是死人，有的把頭炸出膿漿的，有的把手炸飛在樹上，太可怕了，滿地叫喊疼痛和媽呀媽呀的聲音，人間假如有活地獄的話，那時的情景比地獄還可怕。三千多人的一列火車，活着的不到五十個人。

秋 你們真可算是死裏逃出。

依 我和媽就再也不敢乘車了，同遇難的五十個人，相依爲命的步行了十天才到杭州。媽說，她死也要死在杭州，再也不逃難了。爸爸特爲從金華跑來接我們，媽都不去。杭州失陷前的一天，媽和我才離開杭州到爸爸那裏去。

秋 伯父還在省銀行？

依 是的，他現在也憔悴不堪了。你呢？呂先生？你是怎麼逃出來的。

秋 你別忙問我，你先吃塊蛋糕，你坐下，我們慢慢的長談，我想你一定可以給我很多的材料。你吃呀。

依 我吃，我吃。（取了一個，咬了一口又停下）唉，我在吃蛋糕，媽媽這時候不知在吃什麼呢？

秋 不要想得太多，依命，你從前多活潑，現在簡直變了個人了。你記得嗎，你從前是最愛吃糖菓吃蛋糕的，你記得那年聖誕節嗎，你被稱爲糖菓小姐。

依 這些都是一陣烟，輕輕的過去了。

秋 不要太憂鬱，憂能傷人你知道嗎。一個寄居異鄉的人，健康是最要緊的。

依 我並不感傷，你看我多麼結實，這一次媽媽捨不得我走，怕我吃不了長途跋涉的苦，爸爸贊成我到後方來，他說一個年青人這時候不去吃苦，不去鍛鍊，將來是不會有成就的。

秋 可不是嗎，英雄可造時事，時事也可以造英雄，這一次戰爭，不知道造就了多少青年英雄，像你也是其中的一個。

依 英雄，根本就談不上，不過現在我倒能吃苦了。從前都是僕人做飯給我吃，老媽子給我洗衣服。現在我會做飯給別人吃，會替別人洗衣服了。我在金華傷兵醫院裏，給他們寫家信，給他們裹傷洗傷口，給他們洗血跡的衣服，捉蝨子。

秋 偉大，偉大。千金小姐會給傷兵洗衣服，捉蝨子，這是寫作的好材料。

依 我在金華婦女指導委員會受訓後，這次蠟們又派我到重慶來受訓，從金華到贛州到衡陽，有時乘車，搭不成車就走路，我有的是腳，怕什麼。看看沿途的風景啊，風俗啊，倒很有趣，中國的地方太大了，走啊，走啊，總是走不完。

秋 男孩子都沒有你這樣的勇敢。

依 由衡陽到金城江這一段火車路，可以省掉我十幾雙草鞋錢。桂林的山水秀麗，新的書籍出得多，話劇公演的次數也多，我真喜歡桂林，警報的時候，七星岩，那個天然防空洞裏還可以上課呢。

秋 貴陽怎麼樣？

依 貴陽四面都是山，從貴陽到重慶這條路上山高得汽車像飛機爬在天上，有時對面來的車子都看不見，我們前面的一輛車就翻下岩底去了。

依 你怕不怕？

依 我倒不怕，死了算了，這總要比給敵人殺死的強得多。不過也可惜，他們想看一看大後方，想把自己的一點小小的力量貢獻給國家，沒有達到志願就死了，他們是不甘心的。淪陷區裏的人想到後方來想活了。生命，愛情，都沒有大後方的自由空氣可貴似的。他們說，到自由的土地上死了也清願。可憐，有許多人真的長眠在來到自由土地的半途上了。

秋 戰爭是免不了犧牲的，作戰要犧牲，在交通設備不完善上要犧牲，在病痛上因缺乏治療的醫藥也要犧牲，所以我們活着的人要更加自愛，我們一個人至少要做三個人的事情，才對得起爲活着的人而犧牲的同胞。

依 是的。（點頭）

秋 我記得二十六年離開上海，經過蕪湖的時候，我親眼看見敵機炸我們停泊在碼頭上的難民船，死傷了二千多人。二十六年十二月二十四，我們乘坐民生公司的民主輪，經過宜昌，敵機第一次來炸，我先聽見空中有機槍射擊的聲音，大家都以爲是自己的飛機在演習。那知道沒有一分鐘，沒有拉警報，宜昌城中彈着了火。我們乘坐的民主輪裝有金陵兵工廠的機器同軍火，一架敵機在民主輪上空盤旋，全船的人都着了慌，有的跳上岸，

有的主張馬上開船，等到輪船剛剛開動的時候，一顆炸彈噓噓的下來了，我們知道這顆炸彈離船很近，我和一個朋友叫宋璞的，兩人握緊了手，我們心裏說，我們同患難的死吧，炸彈在離船三丈的江裏爆炸了，逃上岸的人到處是一灘血。我們因為鎮靜而沒有跳上岸，不然也完了。馬上開船，領江心慌手亂，又觸了礁。我想，死在江水裏總比血肉橫飛好得多。等把全船的貨卸下，修補漏洞，我們處之泰然。到這民族復興根據地的四川來真不容易，我那次受的驚嚇正同你在松江車站受的驚嚇一樣，唉！被敵機轟炸慘死的人不知有多少！（感慨系之）

依

我這次到後方來，願意給民族復興根據地的四川盡點力，請呂先生領導我，指教我。

秋

很好，今天國家需要的工作幹部非常多，而真正能吃苦耐勞堅毅卓絕的人可是太少，你是親眼看見過敵人虐待我們，蹂躪我們的，你獨行萬里在迢迢的長途上沒有退怯，你是從小姐生活中改變過來的認識人生真意的人，你一定能擔負起你的責任。你願意作什麼工作呢？

依

什麼工作我都願意幹，只要是對國家有益的。我受過軍訓，我實彈打過一靶，當兵打仗也行。

秋

讓我想一想——國家今天還不需要你們女子直接參加作戰，動員廣大的男子去作戰到是女子應盡的責任。對了，你是學畫的，我記得我認識你是在你們學校裏參觀展覽會，驚奇你畫的山水畫，筆調的鋼勁老練，構圖的明朗秀麗，使我不相信是十五歲的你畫的。

我拜訪了你的父親，才知道你是父傳。你還記得嗎？

（回憶）記得。

秋 我想你這幾年來對於繪畫一定更進步了。

依 不，我現在倒很喜歡音樂，喜歡戲劇。我們在金華開過好幾次音樂會，同千人大合唱。也演過不少的戲，不過都很幼稚。

秋 哦！那你已經在向藝術的路上走，再好沒有了，我們又多了個戲劇戰鬥兵。今天我們太需要藝術了。「藝術家是人類靈魂的工程師」，拿破侖也會說過：「靈魂比劍還要強」，我們今天要堅強我們的心靈，唯有用藝術來陶冶，來鍛鍊，尤其是戲劇藝術。今天的青年沒有堅強的靈魂和堅強的意志，就不能担負艱巨的抗建工作，就不能忍受生活的磨煉，他在抗戰的途程上必定是一個逃兵。改造人類的靈魂，這是件艱巨的「工程」，作為「工程師」的藝術家，當然是值得驕傲的——不祇是他個人的驕傲，而也是人類的驕傲。但「要散佈陽光到別人心裏去，先得自己有。」要改造人類靈魂，必先從改造自己的靈魂做起。做一個劇人，必先是個好人，假若一個劇人從人類中流離出來，離開現實，離開大眾，決不能改造自己的靈魂，更不能改造人類的靈魂。戲劇告訴你真實的生活，在真實的生活裏，才能生出真實的感情。戲劇是感情的結晶體，有了真實的感情，才能激動觀衆的感情而起心的共鳴和情感的交流，這樣才能創作出他的「改造自己」和「改造人類」的偉大事實來。尤其是目前大多數中國人的靈魂實在需要改造。戲劇藝術是藝術部門中最

艱難的，因為他是文學，詩歌，音樂，雕刻，建築，繪畫，舞蹈的綜合藝術，也就是最有力量的。所以從事戲戲工作的人，就跟一個把血肉及整個生命獻給國家的士兵一樣，他要準備隨時隨地戰鬥，隨時隨地的為戰鬥而死，戲劇的演出，也正同一場猛烈的戰鬥一樣。

依 我願意作一個戲劇戰鬥兵，願意隨時隨地為戲劇，為改造人類靈魂而死，我誓終身從事戲劇工作，把我整個的生命獻給它。

你真能吃苦嗎？

依 能，我會讀邁果戈里的一本書，他說：「我們被召到世界上來，完全不是為佳節和酒宴。我們是被召到這裏來戰鬥的。因此，我們一瞬也不應當忘記我們是走進了戰場，在那裏，而且不能夠單選危險較少的地帶，應該像一個好戰士，把我們的一切：都投到那戰爭最劇烈的地方去。」

秋 好，我們今後就作一個戰鬥的伙伴。（同她握手）我預祝你成功，戲劇界又多了一個生力軍。

依 呂先生，以後還有許多地方要跟你學習，請你把我當一個娃娃一樣的教導。

秋 盡我所懂的都告訴你。我們就這樣決定了，明天我介紹你到戲劇隊去工作。

依 謝謝呂先生。

秋 這用不着謝我，這是給國家工作。

依 那我去了，我明天來。

秋 你明天就把行李帶來。

依 我的行李很簡單，只有一床被褥和一隻小藤籃。

秋 你需要錢用嗎？

依 我——我——

秋 (掏出所有的兩百元) 哪，這個給你作零花。

依 這個——我，我已經寫信給爸爸去了，沒有幾天就會寄來的。

秋 你拿着用，就算預支薪水好了。

依 祇要二百就夠了。

秋 出門人身邊多帶點錢好。

依 (接) 謝謝你，呂先生。(邁向外走)

秋 你再吃點東西走吧。

依 不吃了。

秋 現在是有月亮的時候，敵機常常在旁晚來夜襲，萬一有警報，你就到我這兒來，我們一塊去避空襲。

依 是了，呂先生。(她走了出去)

秋 回來，依命，我倒忘了。(他把剛帶回的一包東西打開，取出一本書，)

依（又進來）

依 這一本書你帶着去看。（他到書桌上去寫了幾個字）

依 前戰鬥的長江……新出版的，謝謝你，呂先生——

秋（止住她）你別太客氣，用不着謝。

依 我馬上回去就把它讀完。

秋 給我批評。

依（笑笑）我——我看吧！（下）

秋（看她走後，還站在門房口，感嘆地）人！變得真快；依命，你是大時代的產兒——（用手絹擦了擦未流出的眼淚）

秋（他把帶回來的一件衣料往枕下一放，忽發現五雙絲襪，呆住了，搖頭，自言自語）美霞，你太危險了，你接交的都是些有錢的朋友。（把衣料同襪子比一比，不免慚愧）

秋 我心裏真悶得慌啊！（長嘆一聲）唉！（說不出的苦惱，空虛，感到屋裏空空的，寂寞他坐在床邊上，不安，躺下，拿本書翻，看不進去。又坐起來倒水喝。水瓶是空的。走到桌旁準備寫東西，發現了字條）怎麼？她今晚參加跳舞會去了？（把紙一團抓在手中，恨

地在預備向外跑）

（巷中人聲：「掛球了，掛球了！」兩個，兩個紅球」亂，人聲嘈雜：「收拾東西，王大媽，張二姐，怎麼辦呢？阿毛的爹又過江了。」尖銳淒慘的恐怖警報聲響了，昏悟的鳴聲

震動長空，使人毛髮悚然，這悲哭似鬼叫的聲音抓緊每一個人的心，抓去每一個人的靈魂）

秋 炸罷，炸罷，死了算了。（不快活時的自暴自棄心情，他終於又坐到桌上去提筆寫他失意而氣憤的詞句）

秋 （屋外急促的皮鞋聲，門一推，美霞進來，喘着氣，上氣不接下氣說不出話來，呆立着）

秋 快，快，警報，你，你不怕？

秋 唉，我不怕。

霞 俊秋，快走，聽說敵機有二批，每批二十七架。

秋 誰說的？

霞 外面都這麼說，街上都在關門。收拾東西，快呀，緊急警報一拉街上就不許人走路啦。

秋 我不走。

霞 怎麼啦？哦，怪我不好，我不該跟他們去吃飯。

秋 豈止吃飯。

霞 還要Party（作一舞姿）跳舞！

秋 你算越來越時髦了。

霞 我們是生活的學徒，體驗人生哪。

秋 你是畢業了。

霞 (也賭氣，大聲地) 這些夢話都是你說的。何況我又沒有跟她們去跳舞，就是跳了，就是跳了，你又把我怎麼樣？(抓起枕頭一扔，發現了衣料，劇本，轉怒爲喜。) 衣料！(把它抖開住身上一比) 好看極了，粉紅色的。呵！(她用兩手抱着俊秋頭頸) 不要生氣噢，(像哄小孩) 小寶寶。

秋 (給她這一來，笑了。) 小寶寶？

霞 你不是小寶寶，你是三歲小孩子，我明天買糖給你吃，不生氣了吧。

秋 誰跟你生氣來着。(他們把警報的恐怖忘了) 我問你，那五隻絲襪是誰給你的？腳上的鞋又是誰的？

霞 林鵲，林鵲的。

秋 這樣是林鵲的，那樣也是林鵲的，你怎麼不嫁給林鵲。

霞 喲，誰希罕嫁給你！

秋 不希罕拉倒，你另外再去嫁一個好了。

霞 拉倒就拉倒。我問你，你不吃醋？

秋 不。

霞 你不心痛？

秋 不。

霞：「得，我們一言爲定，打一下手。」

秋：「離婚嗎？」

霞：「離婚哪！」

秋：「來。（把手伸出）」

霞：「（舉手一下打去，被秋一把抓住）怎麼？」

秋：「算了。」

霞：「不行。（二人相視而笑，一陣小風雨過去）」

秋：「你看你給抄寫的書印出來了。」

霞：「我看。（她翻視）唉，一個月的勞累。」

秋：「吃進去的糠，擠出來的血。」

霞：「可是這個血不值錢。」

秋：「裏面還有你的辛苦。」

霞：「版稅多少？」

秋：「什麼版稅，一起賣絕了才拿了五百塊錢稿費。」

霞：「錢呢？」

秋：「（指衣料）這不是。」

霞：「什麼？這件衣料值五百塊錢？」

秋 別急，五分之一。

霞 還有四百呢？

秋 老陳窮得要死，拿了兩百買鞋買襪穿去了。

霞 你的鞋呢？底都破了，一年四季光着個腳。那還有兩百呢？

秋 給了依倫，一個遠離故鄉到後方來工作的女孩子。我忘了告訴你，三年不見的小朋友，

今天在書店裏碰見了，她跟我一同來看你，你又不在家。那兩百塊錢給她零用了。

霞 小朋友，我問你她多大？

秋 什麼意思？

霞 我問她多大歲數？

秋 今年十八歲。

霞 十八歲還是小朋友！不行，我不答應，你給把這兩百塊錢拿回來。

秋 你不能這麼說，祇要我們有，我們應該幫助別人。

霞 幫助人，也要看他是什麼人，我知道你們是什麼關係，一個女孩子是不願無緣無故拿人家錢用的。

秋 我請你住嘴，你這是說的什麼？

霞 什麼？你能管我，我也能管你，你能誤會我，我也能妒嫉。

秋 我誤會過你什麼？我妒嫉過你什麼？你跟林鵬的那些男朋友出去玩，出去吃飯，我干涉

過你沒有？

霞 那是我的自由。

秋 我給錢女孩子用也是我的自由。

霞 以後我們各不相關，各人自由好罷。

秋 美霞，一個人不能太任性，我不希望我們吵嘴，發生無意識的爭論，我們應該各人尊重各人的人格。我爲了幫助一個有志於戲劇工作的同意，而且是作爲預支薪金給他的。一個人要做到「雪中送炭」助人於患難的時候，我可不希望給別人錦上添花。你關心我的生活，剛才你說我自己的鞋襪不週還要幫助別人，我很感激你。可是在我祇要能有一分力量使別人快活，使朋友幸福，我都願意做，這樣我心裏會舒服些。

霞 (心酸)你——你能給別人，你又給了我什麼？(哇的哭出)

秋 我給了你整個的人，給了你「心」，美霞，難道到今天你都不瞭解我。唉！(他一個人走到另一角去)

(緊急警報聲更悽厲唔，唔，唔，——三短一長地叫起)

霞 (跑到後秋身邊)怎麼辦呢，緊急了。

秋 你跟誰說話？

霞 (一笑)跟你。

秋 你能原諒我嗎？

雷 能。

秋 你不誤會我了吧？

雷 不誤會了。快走罷，俊秋。（她忙到床上亂翻）我的衣料，我的襪子，還有你的稿子呢？

秋 不要拿，炸了重寫。

（飛機由遠而近，秋霞二人忙往外跑，一會又退回來）

雷 （面無人色）糟了糟了，街上不許人走了，怎麼辦呢？

秋 少說話，趕快把被褥舖到桌上去，除非直接中彈，這樣至少可躲躲屋子倒下來打死，（二人把被褥桌上，美霞拿着她的衣料同襪子，跟俊秋躲在桌下。炸彈聲吼，吼，由遠而近，另一批又由近而遠，天崩地裂，室外有倒屋聲，窗外遠處起火，黑烟有少許往室內吹。美霞用手裏拿的東西堵住耳朵。敵機遠去，俊秋慢慢出來，向窗外望，聽了聽）

秋 美霞，出來吧。敵機走了。

雷 還有吧？

秋 先出來，不要怕，你看，十字堂的鐘樓中彈起火了。

雷 （去看）啊呀，十幾處火頭。天保勛，我們是不該死，要是不跟你鬥嘴，我們早躲到防空洞裏去了。我不好。

秋 （患難之後更親切）我也有錯，美霞。

霞 今天不知炸中了那兒？

秋 大概是通遠門，都郵街，小樑子一帶，附近恐怕也落了炸彈。

霞 我們出去看看。

（門外有急促的聲音「呂先生，快來，快來」二人聞聲跑下，不一會依命同他們上，龜臉身上上滿是灰，呂俊秋把一個四五歲的小孩抱上，滿頭臉是血，嘴裏微弱的叫着媽媽，媽媽。）

秋 （他把他放床上）快，美霞，撕一塊布給我。

霞 （一時找不到別的把衣料撕了一條給他）哪！

秋 （給孩子裹紮頭部）

霞 （拿手巾給依命擦臉）你滿臉的灰，擦擦臉吧。

依 謝謝你，你是俊秋嫂吧。

秋 （一面紮，一面說）對了，她就是楊美霞，這是依命。（她們互點頭）

霞 你看你身上都是些泥，你嚇着了吧？

依 還好，（把手巾給她）警報拉了五分鐘以後，我就往這兒跑，趕到巷口，防護團就不許街上的人走動了，我就睡在馬路旁邊，第一批敵機投彈的時候，在我後面的女人被彈片打穿了肚子，這孩子的頭也給一塊小彈片打破了，我就把他抱到這兒來了。不妨事吧，呂先生。

秋 所好流血不太多，他祇要不鬧還有救，可憐！又多了一個孤兒。
依 街上到處是死尸。

（張然進來，仍舊那身制服，不穿大氅）

秋 （走上去）張然你——

張 我特爲來看你的。

秋 謝謝你，哦，我來給你介紹，這是依命小姐，這是內人楊美霞，這是張然先生。（互相握手）怎麼，你的手完全好了嗎？

張 完全好了。我這次來，是約你下鄉工作，深入內地，動員廣大人力，慰勞出征軍人家屬。在都市裏幹戲，固然在藝術上有所成就，但是下鄉宣傳更有意義，對抗戰更有直接的貢獻。

秋 決定聽從大哥的命令，明天我們都下鄉去工作。（指孩子）這是給殘暴的敵人炸傷的孩子，他的母親已經死了，我們要把他送到保育院裏去撫養長大，給他的母親報仇，鬼子你來炸吧，燒吧，我們是愈炸愈強，我們要在焦土上重建新國家！（警報解除）

——幕閉——

第 三 幕

時 地 人

三十二年秋，舊曆八月十五日
長江江岸旁的一個山坡上

俊秋

美霞

張然

林鵬

依命

喬傑

駱英

馮允

景

這是瀘州對江藍田壩，離街上約一里多路，靠江岸旁的一個小山坡上，左邊近舞台處有一條路通美霞住的臨時家庭。右邊近天幕處有一條通街上及戲劇隊隊址的所在地的寶相寺。觀衆看到的舞台上當偏左稍高起的一塊土山坡，約二三尺高。坡上有一棵黃桷樹，樹的枝葉把這塊小天地蔭蔽着，是個乘涼以及眺望江流，遠山的地方，在這山坡的兩旁是一片黃金的稻浪，結實纍纍，已經是晚稻收割的季節了。在土坡的西面，也就是

通寶相寺的那條小路旁，看得見一帶橘林，伸出一二支樹枝來，那綠葉，那紅橘，使人更留戀這塊地方。黃桷樹下有三四塊石頭，可以坐，在右邊近舞台口處也有石塊可坐。現在是下午四時半的樣子，藍天上飄浮着白雲，漸漸紅日西墜，遠山那邊燒起一片紅霞，對岸人家的草屋上，飛着一縷縷青色炊烟，大概是一節的辛勞，今天忙着做菜吧。秋高氣爽，橘紅稻黃，鳥兒飛在稻上歌唱，遠遠的有住軍在操練，山右的馬在馱運煤炭，米糧，看不見馱隊而祇聽見馬羣的蹄鐵清脆的走在鄉道的石板路上。

開幕時：美霞化裝成一個白髮老婆婆，頭上紮一塊藍布，穿着藍色的單衣褲坐在竹椅上，她面前有一具紡棉紗的手工小紡車，一手拿棉花，一手搖着紡車轉動。俊秋化裝成一個老農夫，頭上戴着小舊草帽，洗舊了的藍布短衣褲，布鞋，紮着根灰黃的腰帶，他提着個籃子在摘橘柑。

霞（飾老婦，舉着老農婦說話）銀山的爹，你趕快摘罷，你看你慢吞吞的，今天八月節，送兩籃子橘柑到李營長營裏去，好給他們弟兄們吃着賞月。

秋我知道，不用你嘍嘍，（飾老頭，舉着老農的動作和聲音表情）。

霞你知道。秋天不是夏天，天黑得快，晚霞一退，看你模七八里黑路去。

秋嘻嘻，我看你才越老越糊塗呢，今晚晚上有月亮，在玉盤大的（用手比着）大月亮底下走路，還怕。

霞我真是，老昏頭了，過了六十一大次八月節，倒把月亮菩薩給忘了。唉，我這個腦子裏，光想着銀山跟錫山兄弟倆，他們在——在長沙——

秋 在常德——

霞 長沙常德還不是一樣，還不都是在湖南。

秋 那個戲劇隊趙隊長說，長沙的長跟常德的常不一樣。一個在湘江旁邊，一個在洞庭湖旁邊，常德出米，長沙出——出牛肉，出板栗，出辣椒。

霞 長沙還出黃忠。

秋 什麼？出黃忠？還出諸葛亮呢。三國的時候，關公在長沙同黃忠打過仗。說現在長沙出薛將軍，日本人最怕他，三戰長沙都打不進。

霞 不要是薛仁貴投胎吧，薛仁貴不是征過東嘛？

秋 你曉得什麼，婦道人家亂說，你兒子的信上不是說，薛岳，薛將軍嘛。大概是薛仁貴同岳飛兩個投胎，盡忠報國，來保護中國的。

霞 你懂，還不曉得在那個茶館裏聽那個嚼舌根的亂講的。銀山來的信，你回頭順便帶給趙隊長看一看，看信上說什麼。

秋 等你說已經遲了，我早揣在荷包裏了。

（張然化裝的李營長上，全副武裝，他遠遠的喊着上：「孫老爹，孫老爹」）

秋 啊呀，李營長來了，請坐，請坐。（看沒板凳）銀山的媽，快把那個竹椅子拿過來。

張 老太太，不用，不用。

霞 （已經拿過來了）你坐，你坐。

張 這個石頭上一樣。

秋 銀山的媽，快倒杯老茶來給李營長喝。

張 不用不用。

僂 那就請李營長吃幾個橘子吧，

秋 對了，（選了兩個大的送過去）李營長請吃柑。

張 你們自己留着賣錢吧。

秋 李營長，不怕你見笑，今天過節沒有什麼東西慰勞你們，我正在摘橘子，預備送兩籃橘

子給弟兄們過節賞月。

張 不敢當，不敢當，平日常常打擾你們，青菜啦，稻草啦，夠麻煩的了，那能再吃你們一

年祇結一次的橘子呢。

僂 祇要我們有的，李營長儘管叫弟兄們來拿好了。

秋 是的，我們的銀山跟錫山都吃國家的糧，我們兩條老命，只要能夠填飽肚子就行了。老

了，不中用了，白糟踏國家的糧食。

張 那裏，那裏，你們的兩個少爺不也在給國家出力嗎。

僂 （看他把兩個橘子吃完了，又拿了兩個送過了）李營長，再吃兩個。

張 （站起遮開）不，已經夠了。我現在特爲來請你們兩位老人家，今晚到寶相寺去看戲，抗

戰演劇隊今晚演話劇，給營裏弟兄們看，請你們一定去，我們算是開一個軍民聯歡的

樂會。

秋 要去的，要去的。

霰 就是李營長不來，我們也要去看他們演戲的。

張 那你們一定來，我還要到陳家壩去一趟。

（在這時，一個男學生，馮允，一個隊員化裝的，他熱忱，做事負責任，廿一二歲。穿着樸素整潔的學生服。手裏拿着一塊「光榮之家」木牌。一女學生是依命，仍舊穿着幾年前那套衣服，她是更結實，臉雖較五年前瘦了點，可是她的精神比從前更好。他倆遠遠的唱着歌走來。依命手裏拿着手巾，牙刷，藥肥皂。李營長看他們走來，停住。）

依 （她立正）李營長。

馮 李營長

張 （趨前同他們握手）你們辛苦了，

依 沒有，我們一天到晚玩兒，（她跑向老農老婦）老伯，老太太，我們特爲給你們送匾來的，你們看。

秋 嘻嘻，大姑娘，你——你曉得我們都是睜眼睛子，不認識字。

馮 老伯，這是「光榮之家」！

秋 光榮之家？

依 是的，你們的兒子，趙銀山跟趙錫山在常德立了戰功，報上都登出來了。

秋（笑出了眼淚）怎麼，怎麼？他們的名字還登在報上。

馮 我們代表全隊的男女隊員，不，代表全中國的老百姓向你們二位老人家敬禮。（他同依命向他們鞠躬）

秋（把「光榮之家」抱在懷裏，樂得手足無措）

張（走上來，把帽子一脫，也立正）

李營長，不敢當，你是立過戰功，帶過傷的，我們可沒有福氣受你的禮。

張 不，你們應該受我的禮，假如後方沒有你們種田，我們當兵的就沒有吃的。

霞 李營長，不要走，我去煎幾個包穀餅給你們吃。

張 不用，不用，我們就要吃飯的。

秋 要，要，（他抱着「光榮之家」走）

依 慢點，老伯，這是我們全隊同志一點心意，大伙兒湊了點錢買了兩條面巾，兩把牙刷，

兩塊藥水肥皂，兩盒萬金油，作為賀禮，也就是作為中秋節的節禮。

秋 那，那我們怎好收下呢。

馮 你不收下不行的，這點東西算不了什麼，這是我們的一點敬意。

秋 好好，我……我們收下。（對霞）快，快去拿月餅。

霞 什麼月餅，包穀粬。

秋 還不跟月餅一樣，李營長同兩位先生坐一下，我們就來。（他倆從左下）

馮（全時）好的，好的。

張 你們的趙隊長太客氣了，買那麼多牛肉送給我們，我們全營的弟兄們都很感激。

依 算不了什麼，才一百多斤牛肉，這是勞軍公演得來的錢，不是我們的，也可算是老百姓給你們送的節禮。

張 這還不是你們流汗換來的嗎。你看，你們今天又演戲來慰勞我們，我真受不了，我很不得馬上到前綫打個勝仗來報答你們。

馮 李營長的傷好了嗎？

張 好了，這隻小腿上的鎗眼已經收了口，結了巴。老百姓待我們好，我們真慚愧，今天全中國的人都像貴隊這樣的瞧得起我們，關心我們，愛護我們，我相信我有把握，上前綫一定打勝仗，不打勝仗把我的頭擡下來，我們今天真正需要軍民合作，真正做到民愛軍，軍愛民，我們才能得到最後勝利。

馮 是的，我們一定要做到民愛軍，軍愛民，我們才能得到最後的勝利，國家有辦法，我們才有辦法，我們都是一羣家鄉淪陷的孩子，我們祇能用我們的口去喊醒大家來愛護我們的士兵，我們要是有個家有產業，我們一定捐一半出來給國家，把士兵生活待遇改善得好些，至少要做到同後方一般人民生活一樣。

依 是的，我們應該同甘共苦，應該效法英美蘇，「一切爲了前線」後方的人需要節衣縮食。（同他們握手）我先走一步，我還要到各村子走一走，請代我向孫老伯致謝，晚上請他們

早點來，我們並預備了點茶點招待。還有，這是兩個出征軍人家屬的入場證，請你給他們。（他拿出兩個紅條子給馮）

（全時）好的，李營長好走。

馮（笑）晚上要看你們演戲麼。（下）（馮依也笑）

依 中國到處都是好人。

馮 尤其是這些平常最能吃苦的軍人，同用兩隻手在土裏挖出糧食來的鄉下人。

依 他們過的日子比我們還要儉省，還要勤苦。你看李營長多好，受過三次傷還要上前線。

馮 這兩位老人家，把兩個兒子都給了國家，自己那麼大年紀要做兩個年輕人的活，還要紡紗織布。

依 耕田，挖土，天乾他們愁苦，落雨他們就嘻笑顏開，他們終年就穿一身破布褂褲，吃的是包穀胡豆。他們爲的是什麼？他們是爲誰辛苦？

馮 偉大的中國農人，他們一天幸福日子也沒過過，他們才真是一切爲了別人的生活，一切爲了抗戰。這一次國家能得到自由，能得到勝利，鄉下人的功勞佔一大半。

依 啊，偉大的鄉下人，你們是祖國的母親！你們是中華的國魂！我們和他們比起來，我們每一個人問問自己，問問自己的良心，我們這幾年來又做過什麼？是的，讀了點書，多認識了幾個字，學習了過舒服日子，連大糞的味兒都怕聞了。

馮 今天我們所受的教育，祇學到提高了生活的享受，而沒有學到提高生產的技能。我們這

些讀書的人又幹了些什麼？

依 鄉下人的生活真可憐啊，他們跟豬生活在一起，我們說他們不知道衛生，可是這些豬都是送到城裏去給城裏人吃的，他們連豬皮都吃不到一塊。

馮 這一片結實纍纍的稻子，這滿山遍野的黃金，是他們幾個月的辛苦，幾個月的汗水，太陽晒雨水淋的結晶啊。

依 這些都是軍糧，這些都是民食。

霞 (秋霞二人拿着包穀餅，提着水壺，碗上)
咳，李營長呢？

秋 (跑到左邊向山下) 李營長，李營長！

馮 不要喊了，老伯，李營長走遠了，他有事。

秋 李營長是個好軍人，秋毫無犯，他的兵待我們才和氣呢。

依 那還不是因為你們待他們好。

霞 你們請吃點吧，見笑得很，連糖都沒有。

馮 是的，現在糖不容易買到，(取一個吃) 噫，真香。

秋 這位小姐來吃吧。

依 不忙，讓我先給你們掛上。(他把「出征軍人家屬」的紅布條給二老掛在胸口)
霞 這，這是什麼？小姐。

秋 (直笑) 倒像洋學生辦喜事掛的。

霞 瞎，你倒不害臊。

依 這是李營長叫我給你們掛上的「出征軍人家屬」入場證，今天晚上請你們看戲，還要吃茶點。

秋 (全時) 哦！

依 (去取了個包穀餅吃)。

霞 不好吃吧。

依 好吃，好吃。

秋 你們吃不慣這些粗糧食。

依 吃得慣，我們在學校裏也常常吃。

秋 哦。

霞 再吃啊，你們喜歡吃就常常來吃。好東西沒有，包穀餅有的是。

依 老太太，你真好，你真像我的母親。

霞 不敢，你別折死我，我要是有一個你這樣的女兒，我可要快活死了。你的母親呢，她住在什麼地方？

依 我的母親住在幾千里以外的金華，遠得很。

霞 哦，遠——得——很——你怎麼捨得離開她，跑到幾千里以外來呢？

你怎麼捨得讓你的兒子離開你的身邊，跑到幾千里以外的火線上去呢？

霰 那是打國戰，給國家立功勞。

依 我也是啊，我也是爲了打國戰，給國家做點事。

霰 哦，女孩子也給國家做事了。

依 老太太你看你這大的年紀，還要紡紗織布，你不也是在給國家盡力做着生產的事情嗎。這，這是閒着沒有事，消磨年月的。

依 老伯母，我以後就把你當作我的乾媽，我天天來跟你學紡紗織布。（她走去試作紡紗）

霰 好的，好的，我要給我的乾女做鞋穿，做菜吃。

馮 老伯，這幾塊田都是你種的？

秋 是的，那西邊幾塊土也是我種的，

馮 今年的收成好吧？

秋 天菩薩保佑，年年都好，今年有個八成收成。前方打了勝仗，我預備把五担穀子送給縣政府作軍糧，獻給那些在常德打勝仗的將士。

馮 哦！

秋 可是我們老了，不中用了，插秧容易割稻難，我這個腰不聽話了。

馮 老伯幾時割稻的時候，我們全隊的人來幫忙。

秋 那，你們吃得了這個苦嗎？

馮 我們這些光會說不會做的人也應該學學了，你們不是已經做了五六十年了嗎？

秋 後天割，後天我請你們打牙祭。

馮 老伯，你請我們打牙祭我們可不來了。

秋 小意思，你們肚裏也沒有油，平常伙食也吃得苦，割稻不是容易事，上面晒着，手上刺着，一個不小心，手上要被稻管子割出血來。你們這些寫字弄文墨的手，不中用。

馮 不要緊，什麼事都要學做，都要磨練。

秋 你這位先生是那兒人？

馮 江蘇。

秋 哦，江蘇是個好地方，是出魚出米的地方。

馮 沿着這條長江的流水，一有流到盡頭，那就是我的家鄉，那兒跟此地不一樣，那兒是平原，此地是山崗，人心都是一樣好，土地都是產米糧，可是一樣的江水，它流過兩樣的地方，此地是自由的樂土，我們的家鄉却變成了奴隸的屠場。（很難過）

秋 不要難過，馮先生，中國到處都是一樣，到處都可以當作家鄉，我那裏有兩間破草房，你們可以隨時來玩，來談，來吃來住。

馮 謝謝你，老伯，我可以來給你劈柴，挑水，挑糞，種菜。

依 銀山跟錫山有信來嗎？乾媽。

馮 呵，有，你看，你不提我倒忘了。銀山的爸，你那封信呢？

秋 信？（急忙在口袋裏摸）在這裏，在這裏，（去拿給霞）我這個配性真不行，剛才還提到要請你們唸信的。

馮 你們忙着招待我們，給就誤了。

霞 我的乾女兒，你給我唸唸看。（交給依命）

依 〔折信，唸〕「父母大人膝下，兒在常德之西，跟許師長反攻桃源，此次戰火激烈，爲兒在外作戰數年未有之大戰。師長在前指揮衝鋒，中彈殉國，兒身中三彈奪得機關槍一挺，殺退來反撲之敵兵一隊。現在兒躺在第九後方醫院，醫生說一月傷口可全愈，請父母大人放心，兒此次給國家立功，昇爲連長，兒身爲父母所賜，此功即父母之功也。」

霞 銀山，他（哭出）他中三顆子彈，呵，我的兒子。不要哭，乾媽，你應該喜歡。

秋 信上沒有提到錫山，我那個二小子嗎？

依 提到的，可是請你們別傷心，你們聽我唸：「再者，請父母親不要傷心，這次作戰，雙方死傷皆重，錫山弟全排弟兄都壯烈犧牲，與陣地共存亡，上峯已發下撫血金，安葬桃源城外勇士公墓，請二老不必疼痛，人生誰無死，祇要死得光榮，死得其所。兒因傷不能親筆奉函，此信由演劇隊張小姐代書，兒銀山叩。大中華民國卅二年九月二十日」。

霞 （放聲痛哭）

秋 死得對，死得有價值，不枉我們把他從小養到這麼大。別哭，我們收拾東西看戲去。

霞 你到好，錫山死了，哭都不許我哭，不是你的親骨肉？我的好乾女兒，你給我回銀山一封信，叫他回來養傷。

秋 軍隊裏不能隨便回家的。

霞 你曉得什麼？銀山這孩子還沒有接媳婦，這次回來，非給我留下個孫子才許走。

秋 （順着她）好好，大姑娘，你照她的意思寫封信吧。

依 好的。

馮 （感動的）孫老伯，你們一家真是「光榮之家」你的兒子死了，可是中華民族因他的死面得

活了。我們要給錫山開追悼會，把他作戰悲壯犧牲的事情寫下來，留給後代，下一代享受幸福的人看，叫他們永遠忘不了這次的勝利是無數父親的兒子，媽媽的兒子鮮血換來的。

依 走，我們寫慰勞信，慰問銀山。

馮 我去把那塊「光榮之家」高高地掛在你們的門頭上。

張 （忽然上場，他已把武裝帶解掉，仍穿草綠制服上）好，戲就排到這兒爲止，晚止正式上演，我希望大家對我處理的人物的性格，地位，氣氛發表點意見。（俊秋脫去了老農夫上衣露出襯衫，對依命，）你管服裝，這個給你。

霞 我首先反對我扮演老太婆，我演不好，請導演換人。

張 這個。不啊，你演得很好，在動作上很好，這是因爲你這幾年來工作在鄉間，你接觸的老太婆不少，你觀察得很透澈，你也很能把那種農人特有的淳樸，從內心裏流露出來的

和驚表現出來。祇是你的聲音還不夠緩慢，要同動作配合一致。

霞（她把頭布，農婦上衣一脫，也給依俞，坐在石上，露出工褲和襯衣）因為我的聲音不像，所以我要求換人。

張 換人？這怎麼來得及呢，其他幾個女同志，經驗比你少，她們在旁的戲裏都有角色。楊

同志，我剛才已經說過了，你演得很好，請你首先信任你自己，你假若再模仿母親或其他年紀大的親戚，把她們平常的聲音表情拿來應用，你就成功了。主要的還是內心的表情，每一句話必需要通過思慮，配合面部悲或喜的表情，在別人說話的時候，要注意反應。

霞 我不懂什麼叫反應。

張 反應就是幫助別人做戲，話劇跟平劇不同的地方，就是平劇個人表演，其他的人則不管，把自己放在旁觀者的地位。可是話劇則完全相反，我們在台上表演真實生活，我們日常與人接觸，談話，都是眼看着眼，注意對方的話語，而反對或贊成他，同情他，隨他的喜而喜，隨他的悲而悲，受他人情感的感染，這就是真實的了，觀眾就會忘記是在看戲，觀眾自己的情感同台上演員扮演的劇中人起情感的交流，內心起共鳴了。戲劇除了強調鬥爭性而外，最要緊的就是反應，而使整個的戲凝成一體，不顯得散漫，你注意聽的話，你答得也快，那就沒有一秒鐘的時間給觀眾思索旁的事情了。

霞 我對於演老太婆根本沒有興趣。

張

楊小姐，請你原諒我，站在導演者的立場我不得不再說幾句話。我們且丟開工作的使命不談，你當然知道我們爲什麼而演劇。——戲劇藝術在今天普遍發展的過程中，劇人本身應該首先打破這種不正確的愛美觀，觀眾是來欣賞整個劇情故事的，而不是單獨來看某個人，老頭子老太婆，是戲劇中是少不了的人物。一個演員最可貴的，也就是有機會發展他的演劇技能，就是表演與自己性格不同，與自己生活習慣年歲相差很遠的人，那就要他去創造，去分析，去理解，去觀察與他所扮演角色相同的人物去了。我們在台上，表演自己，聲音也好，動作也好，劇中人與自己分不開，這還有什麼藝術價值可言呢？美國的一個電影演員却而斯勞頓，他因爲扮演「羅宮春色」中的羅馬帝王，他從美洲跑到意大利羅馬的圖書館博物院去研究，參觀，學習那個時代的生活環境，身份習慣，帝王殘忍昏憤的性格產生的來源，這才是偉大的劇人應有的學習精神。我們知道，一個話劇演員能站在台上而不胆怯的說響話的，至少亦有三五年的舞台經驗，像你已經有五年的演劇經驗了，已經是很難得的，我們排演過之後，自我檢討，這是一個虛心的藝術家應有的態度。請你不要臨時要求我換人，同時原諒我說了這許多廢話。

霞

我根本不懂這一套，我也不想一輩子吃戲飯。

張

（火了）你，你這是什麼態度——

秋

（看不下去了爆發）美霞，這是團體，不是在自己家庭裏，一個演員應該聽導演的話。

霞

（把坐墊着的衣服往俊秋身上一扔）我，我不幹了，我（哭出）我今天就走。（她往左邊跑

下)

依 (忙跟着下) 美霞，美霞！

張 (低頭不語)

秋 隨她去，我馬上換人。

馮 隊長，換人我看是來不及了，還有三小時就要上演，我想依命一定能把蠅勸回來的。

秋 (點頭，不響)

馮 我現在到隊裏去看看。

秋 叫他們大家馬上準備。

馮 不過伙食委員說，今天過節，想請隊長簽個字，去給會計員拿點錢買肉給大家打牙祭。

秋 唉，上面經費發不下來，電報催了四五道，我們的國家太窮了，國庫支出也太慢，尤其是每個人的米代金發不下來，物價是趕一次場高漲一次，他們不知道我們在餓着肚子，這個工作怎麼做得下去，怎麼做得下去。

馮 隊長也不用急，我去看看吳會計私人有沒有辦法。

秋 我知道他也沒有，今天的米還是我同他去向張鄉長借的呢。

馮 (想到了) 哦，或者工友老尹有錢。

秋 還不是同我們一樣，四個月不發米代金，兩個月不發薪水了。

馮 隊裏中午大家用鹽下飯，看着廟裏的人，請酒辦招待吃雞吃鴨，大家後來簡直流眼淚下

飯了。(淒然)

秋 (淚水拚命往肚裏吞)我曉得，我曉得，中午我在外面跑了半天，處處銀根緊。我馬上到鎮上郵局去等，信差該到了，說不定有掛號信。書店老板答應我中秋節一定寄錢給我的。

馮 (拔腿就跑)我馬上去等信差。(下)

秋 (難過的點點頭)

張 (沉默了很久，長嘆了一聲)唉!

秋 大哥，請你原諒剛才美體的過失，我知道她的脾氣，口袋裏一沒有錢用，就無故亂發脾氣了，看在我的面上，請大哥寬恕她。

張 (站起，握住秋的手)俊秋，我要請你們原諒我，不是我把你們拉下鄉來，你們在都市裏

的生活不會像今天這樣慘，你們兩個人的感情也不會像今天這樣的——

秋 大哥，請你不要說下去。當時的環境不允許我們再待在都市裏，老待下去有什麼意思呢。下鄉是我自願的，五年來走遍了陪都各鄉鎮，長江上游，川西南成渝路上，都有我們戲劇戰鬥的腳跡。各地的觀衆沒有辜負我們，千萬人的眼淚，千萬人的熱烈掌聲給我們無窮的安慰，(悲痛)我們更爲了自己，爲了自己淪陷的家鄉，爲了喚起千百萬人民走向戰場去搶救家鄉，那長江東頭的家鄉——那全國淪陷的地方！我們沒有白辛苦，我們在鄉下做了五年的無名英雄是有意義的。

（遠遠的誰在唱「戰鬥的長江」，淒壯的歌聲激動着他們）

秋 我不怨恨別人，我們只願耕耘，不必問收穫。至於個人的私情，也不值得什麼。「心防」那個劇本裏有這幾句話：「生命誠可貴，愛情價更高，若爲自由故，兩者皆可拋」。爲了拯救淪陷區裏的同胞，爲了收復錦繡的河山，爲了復活被奴役的千百萬人的自由，我是不惜貢獻出我整個生命的。

張 對，俊秋，我們要忍受目前的艱苦，我們要爲了祖國的復興獻出我們整個的生命。剛才排的戲，不是你以事實寫成的嗎。五年來演出許多許多的戲，是收到豐滿的果實了。目前國家準備反攻，第一先要使全國的人民敬愛我們的士兵，不關心，不愛護他們的生活，就無形中削弱了反攻的力量。是的，他們是值得我們去愛護的。我們不注意出征軍人家屬的生活，又怎能使年老的父母，年輕的妻子放他們的兒子，丈夫去踴躍從軍，發揮我們無窮的人力呢！你這個戲的意義很重大，做演員的能認識清楚他內在的意義，不輕輕放過每一個字。每一句台詞，是能收到軍愛民民愛軍的效果的。

秋 不過，寫得太簡陋，人物性格刻劃得不夠，故事還太嫌平凡，不夠生動，太庸俗了。不是庸俗，而是通俗，演劇要衡量觀衆的知識水準，對士兵及農民演劇，要叫他們了解，非得要表演與他們生活相近的故事。好了，你再坐坐，給我向美霞解釋解釋，我對她完全是一片好意，請她不要誤會我。

秋 你到那兒去？

張 我到隊裏去看看她們準備得怎麼樣了。

秋 好的，我馬上就來，請你叫演出股把服裝道具化妝品準備好，吃完晚飯就去化妝。

張 不是戴團長招待隊員吃晚飯嗎。

秋 他們軍人的生活比我們還要苦，我想不必要他們招待，而且今天剛送了點慰勞的牛肉去，馬上把它吃回來，實在不大好。

張 也好，我去了。（他從右後方山坡下）

（秋風颯颯，飄落下一二片黃桷樹的葉子，一二隻孤孤零零的雁悲鳴着向南飛）

秋 雁又南飛了，秋天了，我的心啊，也像秋天一樣漸漸衰老了，幾年來心力交瘁，自己在藝術上，在文學上毫無長進。每天被愁苦的生活鞭策着我，對公對私都無益——唉！還是找個地方休息休息吧。不，我已經答應了大哥，我要繼續忍受艱苦的磨煉，怎麼剛說的話又變更呢，我太憂柔寡斷，我的意志太不堅定了。

（此時依命陪着美霞從左邊上來）

馮 （右聲）隊長快來，有你的掛號信，把你的私章帶來。

秋 哦！（摸口袋）高興的跑向右下）

依 張導演完全是一片好意，他說的話，對於我們演劇上倒是對症下藥，你要是不願意演老太太，我跟你換好了，我倒願意多嘗試幾種不同個性的角色。我們今晚就換好不好，我們互相提詞兒。

假不，我不想演，這個鬼事再幹下去，我整個的人都完了。一年十二個月，口袋裏沒有一涸錢。沒有錢用不要緊，伙食應該吃得好一點啊。米是平價米，煮出來的飯是十錦飯，穀子，稗子，泥沙，石子，我真怕我會得盲腸炎，恐怕進醫院開刀動手術的費用都沒有，死了不明不白，人家還不知道我爲什麼死的。菜罷，籐藤菜，胡豆，牛皮菜蘿蔔，天是這幾樣鬼菜，一滴油都不見。從二十八年五月到今年九月，已經五年零五個月了，睡地板住破廟，自己的營養不好，晚上還要喂蚊子，臭蟲，跳蚤，我一身的肉快掉完了。我祇剩了皮包骨頭。

依

楊姐，我很同情你，這五年來是把你苦夠了。但是楊姐，淪陷區裏的人比我們還要苦啊。就拿上海來說吧，在從前全中國的人都把上海當作人間樂園，祇要你有錢，什麼都可以買到，全世界最新發明的物質享受都可以取得。可是今天，三百萬人口的大都市變成了人間地獄，首先缺乏的就是糧食，因爲日本國內米糧缺乏，因爲要供給他在中國作戰的軍食，不顧中國人民的死活，在馬路上排成隊，守候在米店外等，擠，一等就是一天，常常因買米而擠死人，有的女人因餓了一天就暈倒在地上，手裏抱着小孩，就一起被後面的人擁上去踐踏死了。他們做夢也沒有想到，天堂的上海因遭日寇的蹂躪而成飢餓的地獄啊，手裏拿著錢買不到吃的東西，有的在吃雜糧，有的就活活餓死。人間最慘的就是飢餓，真是餓不擇食，他們抓起泥沙來吃，抓起煤塊來啃，因爲他們的胃餓得慌。

依霞（已經被她的感情的話感動了）

有時，我們的青年同胞實在忍不住了，用槍打死個把劊子手的日本兵，他們馬上就把出事地點的幾條馬路封鎖起來，在街上走的不管是男是女，是老是幼都蹲在地上等着，一天，兩天，三天，住在家裏的，等在露天裏的人就讓你活活餓死，這就是日本強盜對付中國愛國青年的殘酷懲罰。我們現在吃這點苦不算什麼。山西河南老百姓日常饑饉離海椒麵吃，什麼鹽油都沒有。物質上的苦不算得苦，一個人受了精神上的束縛，精神上的不自由才是真正的痛苦。我們全隊的窮孩子們，一天到晚把精力放在工作上，呼吸在這自由的原野裏，歌唱，排戲，寫壁報，畫圖畫，灌輸新的知識，熱愛民族的思想到愚淳農人腦子裏去，廣大的農村受了新知識，受了藝術教育的洗禮，千千萬萬的人民受了藝術的陶冶，中國的國魂將更加美麗，這些功勞你我都有一份——

依命——

文化落後的中國因為這次抗戰而進步了，戲劇藝術之花開遍在窮鄉僻壤的每一個人的心裏，這種精神的鼓舞給他們增強了無比的力量，他們因為感激，他們因為慚愧，他們看到戲劇表演中的軍民在前綫的悲壯犧牲，他們看到漢奸奸商的卑鄙，我相信，凡受過我們劇藝洗滌的人，他一定棄惡向善，作一個有正義感，有良心的人。我們五年的苦沒有白吃，我們五年來奔波在崎嶇的山野是有代價的，每到一處，小孩子喜歡我們，年輕人幫助我們，老婆婆老頭子招待我們，每離開一個地方，他們流着眼淚捨不得我們走，希

望我們不久再去，有跑七八十里遠路來看戲，有的送我們走出鄉鎮二三十里，你我，我們全隊的同志都流出過感激的眼淚，我們走在路上會向天野發過誓，我們要永遠吃苦受難作一個窮藝術劇人，直到工作在這個美麗的土地上呼吸的最後一口氣為止。

霞 你不要說了，我難過得很。

依 （她不得不說）今晚是軍民聯歡會，這些駐軍不久就要開到緬甸去作戰，我們表演的又是「軍民合作」的故事，今晚的戲是有重大的意義，你不能不演。隊長同張導演，他們比我們苦得多，每晚當我們睡了一覺醒來之後，他們還伏在桐油燈下寫，寫。五年來他們任何事都以身作則，身先士卒，他們口袋裏跟我們一樣，也沒有一個錢，他們並不氣餒。幾年能像他們繼續保持抗戰初期的那種熱情工作的已經很少了，吃不起苦，經不住熬煉的不知道被淘汰了多少——

霞 我知道，我知道。

依 何況我們在後方還受不到戰火的威脅，在戰地演劇的抗敵演劇隊，他們在槍林彈雨中，在砲聲隆隆中慰勞將士，鼓舞他們的士氣，自己抬着佈景，揹着行李一天走一百多里，他們比我們苦得多。

（驍馬的蹄聲，軍隊的操聲，小學生散學的歌聲，農人在田野中放開嗓子唱的山歌，一陣陣傳來）

依 你看這美麗的雲，霞，這峻秀的山崗，這輕輕擺動的綠樹，這一望無垠的稻浪是為我們

而生長的。你聽，那一年到頭不停的運送米煤的蹄聲，那一批批在操練中的新兵，那活潑天真小學生的歌聲，那在田野中耕種的農人粗野的山歌，這些都是活着的聲音，他們都是爲着我們流汗，流血，爲着民族的生存。爲了抗戰，爲了奪回淪陷的河山，爲了解救我們被奴役的同胞。楊姐，我想起在敵人鐵蹄下過着慘痛生活的父母，我就想立刻回去，同鬼子拚死，你知金華已經失守了（她脆弱的哭泣）我的父母也做了奴隸了。

霞（流出同情的淚，感激的淚，慚愧的淚）命妹，命妹，不要哭，你哭我心裏更難過。

依（擦淚）你答應我今晚演戲嗎？

隊 答應你。

依 你答應我不走嗎？

霞（稍帶勉強）不走。

依 好，（抓着她的手）你真是我的好姐姐。你知道，你要走了，我也要走的。

霞 唉，依命，（把她的手輕輕拿下去）你不瞭解我心裏的苦衷，我剛才也不知怎麼的會同張先生吵，我也不知道我的性情怎麼會變得這樣的暴躁。

依（調皮而聰明地）我知道。

霞 什麼，你說說看。

依 因爲隊長不陪你玩兒。

霞（對了一半，假說不對）不對。

依 噯，（想）因為隊長在隊裏住，不回家陪你。

霞 （正中下懷）不對。（她微笑）

依 還不對，你笑了。

霞 誰笑啦？

依 嘔，我們的楊姐想老公——

你說，我打你。（跑向她）

依 （跑向右）

（呂俊秋同馮允二人跑上，依命差一點把上坡來的俊秋撞倒）

依 （躲到俊秋背後）隊長，救我！

怎麼啦？

依 楊姐要打我。（指追來的霞）

秋 （看看霞，微笑）

霞 （不好意思的走開）

秋 （紅光滿面的，有錢精神爽）我告訴你們一件喜事。

依 什麼喜事，隊長？

馮 隊長中了頭獎，發了財啦。

依 什麼？（不信地）

霞 (也走過來)

秋 (把票子一舉) 你們看。

媽 一千塊法幣!

依 哦，(快活得像孩子) 我們有肉吃了。

霞 怎麼，部裏才寄一千塊錢來?

秋 那裏是什麼部裏寄來的，我的朋友胡振文寄來的，我真感激他，哦，(像演劇) 友情的溫暖，偉大的友愛!(分五十元給霞) 哪，先拿五十塊你用。

霞 我不要。

秋 嫌少嗎?

霞 不，拿到隊裏作經費用吧。

秋 你不要跟我發脾氣，我知道你沒錢用病就來了。

霞 我應該同大家同甘共苦的。

媽 嘿! 偉大的楊美霞。楊美霞萬歲!

秋 (對大家) 走，我們買肉去。

依 買多少?

秋 一千塊都買光。

霞 熱血青年，(半譏諷) 少衝動，留着點慢慢用。

秋 (提醒了他) 唉，那麼五百罷。

依 好，由我去辦，我做五個菜一個湯。

馮 (爭) 由我去辦，我做四冷盤，四熱炒，四大碗。

依 (抗議) 又不是吃酒席，做這麼多菜？

馮 這還不是同酒席一樣嗎？我算算，隊裏十五，十六個人，正好坐兩桌。

依 你別揩油買糖吃。

馮 誰揩油誰是這個。(作王八狀)

別鬧，別鬧。本帥委你們二人爲伙頭大將軍，共同負責。

依 (全時) 得令！

秋 (他先走) 走。(馮依隨着) (對霞) 怎麼？你不到隊裏去？

霞 我一個人坐一會兒，你們先去。

秋 演戲不成問題了吧？

依 不成問題，包在我身上。(拍胸口) 楊姐，來看我做菜嘍！

霞 (點頭，笑) 好的，我就來。你們把這個道具帶去。(指紡車)

依 我拿。

馮 我來拿。(同依命爭拿)

(秋，馮，依由右下)

(遠遠的有他們三人快樂的歌聲)

(唱着「戲劇的戰鬥兵」)

我們是戲劇的戰鬥兵，

我們是文化的運輸隊，

舞台是我們的陣地，

藝術是我們的武器，

我們戰鬥在敵後和敵前，

我們表演在黑夜和白天，

用我們生動的劇情，

燃起自由火花的引綫，

把破壞抗戰的陰謀推翻！

把自利自私的企圖洞穿！

用我們激昂的高歌，

把英雄壯烈的戰蹟頌揚，

千萬人被激動走向真理的戰場。

千萬人被引進了工廠和邊疆。

我們走遍了祖國的原野，

到處撒下玫瑰花朵的芳香！

我們不計路途的艱險，

不怕生活辛酸沒保障，

爲了民族的解放，

苦算什麼！病算什麼！

就是死——也得死在崗位上！

我們是青年中國的新生命，

我們是全人類的精神食糧。

霞 (望着他們遠去的影子) 唉，這一羣可憐的孩子。

(有狗叫聲，西其裝的林鵠，駱英，喬傑上，手裏提着野餐的水菓，麵包，罐頭，廣東月餅的網包，口袋，駱英拿著司的克，林鵠戴太陽鏡，穿高跟鞋)

(第一個上坡來，首先發現美霞) 哈囉，美霞。(奔去握手，又忙向左招手) 快上來，快上來。這條路可真不好走，那些帶刺的樹差一點撕破我的衣裳。

喬 楊小姐，你還沒忘記我們吧？

林 美霞，你看，我大前天在昆明接到你的信，今天上午就到了此地，我到你們的廟裏，那些死裏死氣的傢伙說你在這兒，他們也不帶個路，我們走在坟堆裏找不出一條路來，那些鬼狗又咬，高跟鞋又不好走小路，把我急得一身汗。你們怎麼跟死人坟墓做隣居，

同和尚廟宇爲伍呢？！

霞 對不起，對不起，爲了我，可把你們辛苦了。

林 辛苦，可不是，快點把那竹椅子搬過來給我坐。

霞 (搬到近台口的平地)請坐。

林 啊呀，駱英，你看，腳都擠出泡來了，我說不買這一雙鬼鞋，你說好看，好，腳軋壞了，可要你賠償損失。

你又不是美國的舞女，腳保了險？我賠償什麼損失？

林 這雙鞋是你在昆明主張買的，你說三千塊錢不貴，不是你要買我會穿它？

駱 我叫你穿它跳舞的，誰叫你穿子來走這倒霉的山路呢。

霞 好了，好了，都是我不好。

喬 (走到坡上，樹下)你們來看，這兒的風景不下於昆明的西山，呵，美麗的鄉村，幸福的

種田人。

駱 (走了上去)哎，是不錯，可惜只少了滇池，那幽靜的波浪，呃，林鵲，就在這兒野餐

怎麼樣？

林 隨便。

喬 怎麼，你也同楊小姐學會了隨便啦。楊小姐你記不記得那年點菜的事啦？

霞 哦，記得。

駱 騰，一幌就是五年。

林 我們的田園詩人，少在這兒擺文好不好，肚子餓了，快把吃的東西擺起來吧！

駱 遵命。（他同喬傑拿出一條白毯子，放在樹下草坡上，各種菓點，宣威火腿，月餅，麵包，罐頭還有葡萄酒，四個杯子，菓醬。）

霞 怎麼，這末多的東西。

林 小姐，特爲你才買來這末多的東西，在路上還打破兩瓶白蘭地，你嘗嘗這個葡萄酒看，

一點不醉人。

喬 （樹下四杯）楊小姐，請。（每人分一杯）

駱 慶祝良宵美景的佳節，碰杯。（四人碰杯）乾！

林 駱英，把那張椅子搬上來，我簡直不能站。

駱 是，小姐。（他去拿上來，林坐下）

喬 （他坐石塊上）楊小姐，請嘗嘗這宣威火腿夾麵包，宣威火腿是全國馳名的。

霞 謝謝你，喬先生。（她坐地上）

駱 （站在林鵬旁邊）楊小姐，你吃點芙蓉月餅看，這是剛從南洋回國的華僑在昆明特製的。

霞 好，駱先生。

駱 林鵬，你來一個什麼？

林 我要吃棗泥的。

駱 哪，糞泥。

喬 楊小姐，再來點酒。

霞 我不能喝酒的。

喬 不要緊，這個酒不醉人的，是鮮葡萄汁釀的。

林 美霞，五年不見，你瘦多了。

霞 (實情) 豈止瘦，老了！臉上都加了綫條了。

喬 不老，不老，比從前更秀氣了。

霞 (笑) 還秀氣呢，快晒成黑炭了。

喬 啊呀，南洋回來的華僑小姐，都是黑黑的，天然健康美。

林 美霞，我剛才第一眼看見你的背影，我還以為你是一個女工呢。幹嗎穿這種工褲啊？

霞 這是八十塊錢一尺的土藍平價布做的，這是我們的工作服。

林 八十塊錢一尺，快脫掉。駱英，你把那件紅花的印度綢拿出來，五十塊盧比一尺，合兩

千塊法幣一尺，我還嫌它不好呢。

駱 (拿出料子) 楊小姐，這是林鵲叫喬傑從加爾各答帶回來的，你看怎麼樣？

霞 (接着) 這個花色我喜歡。(快樂)

喬 我們住在中國旅行社的招待所，那兒還有十幾種不同花色的料子，楊小姐喜歡，回頭去選好了。

霞 不，我祇要這一件就夠了。

林 美霞，快把你這幾年的經過告訴我，這幾年來真不容易接到你的信，

霞 你——會兒飛昆明，一會兒飛桂林，那兒會接到我的信呢，唉，像一羣螞蟻，無聲無臭的

爬在泥地上，說到工作吧，也看不出有一點成績來，說到爲了藝術吧，唉，今天裝老太婆

，明天演鄉姑娘，沒有出息，沒有意思。

駱 我們在車站上已經看見演戲的海報啦，今晚你們公演「軍民合作」，是呂先生的大作嗎？

我們今晚有戲看了。

喬 對了，又要看楊小姐登台獻藝了。

霞 請你們快別來，會把你們的門牙笑掉的，什麼演戲，簡直丟醜，獻眼，鬼打架。幾塊布

條子一掛，一盞汽油燈，一會兒息了，一會兒亮了，可把人氣死了。

林 物質困難，物質困難。

喬 傑，你現在手上也有千把萬了，將來拿這麼百把萬出來辦一個劇團。

曖，這倒真是真話。

喬 這又不是做買賣，隨隨便便就可以幹得了的。

林 你，你呢，把你這個五年來的生活說給我聽聽。

（繼續剛才的談話）這倒沒有什麼可報告的，不過去過一次仰光，飛過三次昆明，這一次我們忽然想坐汽車，因爲喬傑同駱英有三車貨，說走川滇東路檢查的手續比較簡單些

，我們才從昆明坐小汽車到瀘州來的。喬傑同駱英自從香港失守後就到海防運貨，安南被日本人佔領又改走仰光，仰光失陷了他們又飛加爾各答，不過，這條路太危險，要經過什麼——鷄馬拉鴨山，

駱 喜馬拉雅山。

林 對了，要飛過冷得死人的喜馬山，常常在雲裏飛，有撞到山上的危險。

喬 我又想改變方向了，到界首進貨方便得多。

駱 不過那兒日本貨多。

喬 管他呢，只要有貨，就能賺錢，管他是那國的。

林 我們先別談這個。美霞，我問你，你願意老待在這種叫花子團體裏嗎？我們在昆明，人家演一次戲本錢就化幾百萬，富麗堂皇，那樣幹戲才有意思呢。那些女主角，演一次戲花籃至少要收四五十個，又有名，又有利。我們明天到成都去，你怎麼樣？同我們去玩兒一次好嗎？有機會進太團體亮一亮。

喬 對了，上一次我們沒有去得成成都，這一次楊小姐可以同我們到成都玩兒了。

駱 對了楊小姐，大地方開開眼界，觀眾又多，對於藝術上呢，噯，也容易長進。

林 美霞，怎麼不開口啊？究竟去不去啊，我們完全是一翻善意，爲了你的前途，你應當自己給自己打算，老這樣混下去也不是個辦法。

霞 讓我——讓我同像秋商量一下。

林 傻瓜，跟他有什麼好商量的，你就說你請假同我們玩兒去就是嘍。

霞 這樣，他不會放我走的，你們先回去，晚上我再跟他詳細的商議一下，今兒晚上十一點鐘我給你回信。

林 好，就這末辦，要走明天就走，我們有小汽軍，一天就到成都了。不早了，我們收拾東西走吧，坐了兩三天的車子，我得回招待所好好的休息一下。

喬 這些東西，留給楊小姐吃吧。

林 她明天就要跟我走的。

喬 懣勞他們的隊員吧。

霞 不用，請你們帶回去。

喀 那邊多得很，就留在這兒吧。

(他們把酒瓶，酒杯，白毯子收摺好放入袋中)

林 我們走了，勇敢點，今晚十點鐘聽你的好消息。

霞 (點頭)(她們又要從左下)從這邊走，到招待所去的路近。

林 美儂，回頭見。(駱亦點頭)

喬 楊小姐回頭見。

霞 (送他們到右坡向下揮手)回頭見。

(她們遠去的聲音，「扶着我，扶着我」這邊路好走得多了，你們女人總是要人扶)

（彩霞漸淡，蛙聲長鳴，美霞心緒萬千，思潮起伏，坐立不安，徘徊樹下。時而折樹枝含口中，時而踢地拔草。

秋（聲）美霞，美霞，快來，吃晚飯了！

霞 我剛吃了東西，不餓。俊秋，你上來，我有話跟你說。

秋（他跑上來）有什麼話快說吧。觀衆已經來了，吃了飯就要化裝。你去少吃一點，大家熱鬧些。

霞 不，我不吃，俊秋，我求你一件事。

美霞，什麼事，你說吧。

俊秋，你愛不愛我？

在這個時候，你爲什麼問這些話呢？

我要問，我要你從心裏說，說真話。

俊 我愛你的。

霞 不，你的愛沒有從前濃厚，我曉得你現在愛你的工作，愛你的事業，對我冷淡了。

美霞，我愛工作，愛事業，這不是受了你的愛情的鼓勵嗎，因爲有你在身邊，我什麼

都不怕，任何艱苦我都能忍受，任何困難都能克服，因爲愛你，所以更愛工作的同志，

更愛大家。

霞 俊秋，我們初結婚的時候，生活是多麼安定，多麼甜蜜，你辦完了公回來，我在家裏預

備好了你喜歡吃的菜，我們一塊兒吃飯，一塊兒看書，一塊兒出去在江邊散步，有時去看電影，有時候在家裏我坐在你的身旁抄稿子，讀小說，從來沒有離開過。可是，可是這五年來，你讓我常常一個人孤單單的，我耐不過這個寂寞，在隊裏，你總是對我板着脸，我們的關係僅僅像同志，而不像夫妻，更不像初戀時的情人，你爲什麼故意冷淡我，不理我。

俊

美霞，傻孩子，在隊裏爲了不給人家說閒話，我一視同仁，甚至於有時嚴厲地責備自己人，責備你。你應該曉得我帶隊的苦心，爲了同大家一塊兒生活，我住在隊裏，使你感受到寂寞，這是我的錯。可是一天的工作使我筋疲力盡，我沒有閒暇來陪你，爲了維繫團體的紀律，過着嚴肅的生活，美霞，你能原諒我的苦衷的。

霞

我不能原諒你，我恨你！我有時用凶烈的燒酒麻醉我自己，有時我扯我的頭髮，搗我的心窩。每天晚上我失眠，我聽更聲，待雞鳴，我恨我不該跟你走了這幾年。我們的藝術成就呢？你說，你這幾年有進步沒有？做了這個鬼事，你當了這個窮隊長，你沒有時間看書，你沒有時間寫作，你把你所懂得的一點皮毛都給了別人，五年來你還是你，而別人超出了你。你說，誰曉得你，你再回到都市裏，過去的觀眾忘了你，那些導演也不會要你演他們的戲，他們認爲你已經變成了戲劇的打雜。錢，錢沒有，人在吃苦，而前途又是渺茫得很，你叫我這樣跟着你，你苦我也苦，你放我走吧，你讓我去過幾天像「人」的生活吧，俊秋，你愛我就應當答應我，我的好俊秋！（她含着淚抓着秋）

秋 美霞，你的話我非常感動。我忙，我天天在塵俗中沉浮，奔波，爲了工作我到處去拿有熱情碰人家冰冷的臉。是的，我沒有時間乞援於閒暇和靈感，我寫什麼呢？我創作什麼呢？我追尋我的希望，我像在黑夜裏摸索我芬芳的事業的幻夢，而丟掉了我文學創作的前途，更失掉了我最能了解我同情我的人的愛，美霞，我允許你，我寫封信介紹你到成都藝術劇團去深造。我們分頭努力，只要不病，我，只要還有一口氣，我仍舊爲窮隊工作到底，堅持到底。

俊秋，你答應我了，俊秋。我永遠愛你的，俊秋！

美霞，你記着，我們是分頭努力，我希望你將來在藝術的成就上超出我。我是極端主張自由的人，我不願爲了我們的私情而誤了你光明的前途，我願你作一隻飛翔在樂園中的快樂幸福的鳥。

如果我作了一隻幸福的鳥，那它在幸福之中絕不會忘記另外那隻還在受苦的不幸的鳥。俊秋我明天就跟林鵲她們走了！

秋 好，（點頭）走吧（音噓）

霞 哦，我快活死了，我們化裝去，俊秋！（她拉他向右走，指地上的東西）把這些東西帶給大家去吃，可憐，有好幾年沒有嘗過這種月餅了！你吃一個，俊秋！（她拿一個給他）

秋 （拒絕）你拿給他們去吃吧，我的腸胃已經不習慣消化這種精細的食品了。

秋 你先走一步，我就來。

(霞已到目的，快活地收拾月餅等物跳着下。俊秋慢慢地走上高崗，手扶着樹東望漸暗的雲天，擦了擦淚。遠遠的依俞在唱……往日的歡樂，只換得眼前的淒情！「秋水依人曲」孤雁在長空悲鳴掠過。)

——幕慢慢閉——

第四幕

時 三十三年冬十一月十五日
地 重慶

人 俊秋

張然

依俞

美霞

景 同第一幕。室內各物如舊，但地位都換了，因為此屋已租給別人家住過六年，現又回來住。床從右邊放到左邊原來書桌的地方，書桌則搬到右邊放床的地位，椅子一在桌後靠壁，一在桌左端，放鐘的茶几還在窗左。原來在床頭的矮几，現在放在床的右端，瓶中沒有花。几上放着西藥瓶，藥包，熱水瓶及茶杯，及一本拜命傳，壁上的像片如舊。開幕時是上午十一時，窗外的芭蕉遮住射進屋的陽光，更顯得室內陰沉沉地。

秋 （他因患傷寒病了一個月，現在熱度已退，病已全愈，他因久病面色蒼黃憔悴。這時他還是穿着六年前的衣服，躺在床上，那件跟他共患難的舊大衣蓋着他的腹部和腿部，被同枕墊着他的上半身。他正在讀一封信，自言自語，感情非常激動）這會是真的嗎？美

鏡會變心嗎？不，我不相信我的眼睛。這封信是假的。（他低泣躺下，他又下床來，往書桌走）讓我再寫封信問她，她不會辜負我的。（拿起筆）寫什麼呢？這封信明明是假的啊，天哪！爲什麼我不病死呢？（走去把床頭矮几上的藥瓶摔掉）我再也不吃藥了，我願意死，唯有死才能解決我的痛苦。（他伏在床土以淚洗面）

（門外敲門聲，秋擦淚。張然同依命進來，依命手裏拿着花）

張 俊秋，今天病好些了嗎？傷寒病是要靜靜修養的，別着急。

秋 已經好了，熱也退了，謝謝你。隊裏的事情，完全要你操心了。

張 這個你放心，全隊的同志都會保持你在隊上苦幹的工作精神的。

依 隊長，這是全隊的同志叫我代表他們帶來的一束鮮花獻給你，因爲他們忙着今天歡送遠

征軍，所以不能全體來慰問你，並祝你早復健康。（把花給他）

秋 （坐起，接花）謝謝你們的關心和盛情，我已經完全好了，你們這樣做只有使我更慚愧。

我恨我這個月來不能跟你們一塊兒工作，偏勞了你們大家。（把花放几上）

依 隊長靜養身體要緊，我們的工作照你日常的指示做去，就像隊長天天在隊上一樣。（把

花插在瓦罐中，沒水出門外取水）

秋 大哥，我們從瀘州回來有一年了吧？

張 嗯，今天是十一月十二，總理誕辰紀念日。去年中秋到今天已經一年零三個月了。你問

這個幹什麼？

秋 不幹什麼，我計算日子，我現在連年月日都記不清楚了。（依俞取水進來，罐放原處）

張 一個病人本來不應當計算日子的。

秋 是啊，我躺在床上一個月，好像幾年似的悠長，唉！

張 怎麼樣？想笑罷了罷？自從美霞在瀘州離開你，也一年多了。我想美霞要是在你的身旁，你的病也許好得更快些。

秋 我錯了，我完全錯了，我想，她在成都，忙着公演「沙奶奶的扇子」「杏花春雨江南」我怕分了她的心，我沒有把我的病告訴她，我希望她在劇藝上有瑰麗的成就。誰知道，我的想法錯了，錯了。

張 怎麼，她——發生了什麼事情了嗎？

秋 （從袋中摸出一封信）你看，這是她前天寄來的信。

張 （接過信讀）：「俊秋，我們分別一年了，在這一年中雖然通信很少，但我時常想念你。請你客觀的讀這封信。（他看看秋）想不到你竟病了傷寒症，為什麼不早告訴我呢？你已經病了二十多天，這怕要怪你平素吃東西不講究，和受冷所至。幹了六年，你仍舊穿着那件薄大衣，你怎麼不凍病了哩。上帝保佑你，現在該全愈了吧？甚為掛念！以前往事都成了云，從新做人，對，你必須各自從新做人，兩人在一起，永遠是痛苦的。因為我的性格不好，我是一恨便永不諒解的！拿現在來說，在我我私情上我恨你，在友誼上我同情你的。如果我真得到幸福的話，其中其實這兩個字是苦痛，請我盡力幫助你，

使你將來生活在比較安美的日子裏。俊秋，努力吧，你再找一個賢淑溫柔的妻子，我永遠不是你的了！別難過，想想兩人在一起的痛苦，不如分開為妙。但不願你再遇到像我這樣的女人，她不會使你快活的！我更希望實行你上次信裏的諾言。呂揚兩家在友誼上永遠有連繫，我好，我幫助你，我不好，你得幫助我。俊秋，讓我在這世紀創造一個新的離異紀錄吧！我對於演戲很懷疑，為什麼我老飾演老婆婆，當然也好嘍，但是我的外形就不像，別人說，這個老太婆還有那麼深兩個酒窩呀！在這種情形之下，我對於演戲十二分的悲觀，更何況年紀一老什麼都完了，你說幹又何益。上星期我已經同喬傑結了婚，你一定耍來成都嗎？這於你恐怕公私都不見得美滿的！當然我可以以誠摯的友誼接待你，舅奶奶的屋子已演完，我或將有遠行。今寄上五千元，作病後補養費，我雖然不能作你的妻子，但我却相信可以作你的一個真摯的愛護你的朋友。我不能親身服侍你，甚為抱歉。在我遠行之前我要在三日內飛回重慶來看你一次，辦理手續，並且送你一件紀念品「祝好，美霞」。她不該在你病中來這樣的信（氣憤）。

秋（傷心地飲泣）大哥，你說我怎麼辦，怎麼辦呢？

依（聽呆了）喬傑……

張跟那個發國難財的商人結了婚。她這樣的來信，太使我吃驚了，俊秋，在你底生活負擔之外，你又負上了愛情的十字架。

秋 我真萬料不到美霞會變心。

張：這不是你底妻子一個人底錯誤，這是社會的禮物，它又教了你一課，勞作并不能獲得報償，工作奔波勞累底代價，是連最低的生活都成問題。

秋：（聽了這些話，更傷心，哭出聲。）

張：你應該立即停止你個人的悲痛，因為這對你的損害會加倍地深重，何況又在病後。

秋：叫我怎麼不悲痛呢。大哥，我看到這屋子裏的一切，我回想過去五六年的患難生活，身上穿的破毛絨衣，腳上穿的爛襪子，她都會親手補過，繞過，這些——這些，叫我不難過。除非是叫我死。

張：（慰勉）你應該看開一點，俊秋，世界是廣大的，生活是廣大的，她要走便隨她去好了。你的前途仍然是廣大無限的，你底寫作很有前途，別忘了工作才是你底安慰，把愛情轉給大眾，把情感寫成劇本，把社會醜惡暴露出來……我的計劃正在慢慢地展開，我和幾個朋友準備在重慶和成都建立事業基礎。本着我們為發揚藝術的理想邁進，你將來的工作和生活都不會落空的。而且我預言你第二個妻子一定更美麗……

秋：不，大哥，我希望你能夠替我向她解釋解釋，她的心不會壞的，完全是林鵬他們把她引壞的。

張：已經不是你底妻子的楊美霞，我已沒有興趣跟她談話了。

秋：那至少她曾經也是你一個同志——哦。

張：（用手打斷他的話）把希望放在白靈鳥翅膀上，讓他們高高的飛出去，朋友，春天是會來凡

的，現在已經是冬天，春天就要來了……沒有哭過長夜的人，不會了解人生。俊秋，你愈天更真實的走到你所同情，所愛，所欲描述的人羣裏去了。你應該把你的憤懣，你的感覺，搬上舞台去……這個時代裏要和你同聲大哭的人太多了。

秋（忍不住，哭出聲）大哥，這是個夢，這是個夢啊！

張 俊秋，別難受吧，重新鼓起你的勇氣，執起你的筆，歡愉起來吧，朋友！你應該過一次最愉快的冬天！

秋（他站起來走向窗口）恐怕我今後什麼也不能幹了，我甚至也不能寫，不能工作，我的心碎了，我要瘋了。（把桌上的稿子撕碎揚舞空中，他拿起放在書桌上的酒瓶半飲）

依（難過）隊長，哦！呂先生，你病後不應該喝酒。（去奪）

秋 你不要管我。

張 俊秋，把酒瓶交給依命！

秋 啊，我求你們不要管我，我是一個沒有希望，沒有用的人了，你們何必跟我爲難呢！

依 呂先生，楊姐會回來的，她前天來信說，說不定十二號乘飛機返渝，聽要是不回來，我一定到成都去找她，我能把她找回來的，我相信我能勸醒她的。

秋（又飲了一口）啊，我心裏熱，燒，燒得痛快，我要涼風，我要狂風來吹我。（瓶子被依命拿去）吹去我心頭的火！

張（過去扶他上床睡下）依命，你倒杯水。

依（熱水瓶內空的）沒有。我去買幾個廣柑來。

張 好的，你快去。（依命下）

秋（嘆語）美霞，我離開了你一年多我辜負了你，我辜負了你。

張 你沒有辜負她，是她辜負了你。俊秋，不要太傷感，你應當理智一點，美霞不要你，國家還需要你，你的觀眾，你的讀者還需要你，你故鄉做奴隸的人民還需要你。

秋 國家、讀者、觀眾、故鄉、奴隸、哈哈，他們要我幹什麼？大哥，我到今天才知道，我在這個社會上活着是多餘的啊！像你我這樣的人，在人間不會找到真正的樂園！活着幹什麼？

張 什麼叫多餘的？多餘的人太多了，那並不是你我。沙士比亞說過：「人生的道路充滿了玫瑰和荆棘」，不管玫瑰也好，荆棘也好，我們要斬荆除棘開出一條大道來，我們總得活下去，是的，不管幸與不幸，我們都得活下去。

（依命買了四五個廣柑，她剝了一個給俊秋）

秋（酒的刺激，被廣柑水沖淡了）大哥，她是個好心腸的人，她還從別人手裏拿錢寄給我用，哈哈，這是施捨呵，我並不樂意接受。相反的，我倒願意試一試自己是否有能力生存在這人間，靠別人來扶持的夢是甦醒了，我是能忍受生活的磨難的。

張 是的，人類的專業都是在痛苦的寂寞中造成的！決沒有歡樂裏產生聖人的道理。我以最虔敬的誠心期待着你，希望你勇敢些，伸手接受目前這些冷酷的日子吧。我先走了，隊

裏等我在十一點半集合，依命，你在這兒看護他。俊秋，我走了。

秋

大哥，你們去做事，讓依命跟你一道回隊去。

張

不，她沒有什麼事，不過代表隊裏向遠征軍獻「立功異域」的錦旗，她可以遲點回隊，明

天我再來看你。（和秋握手下）

依

（靜）再吃一個，呂先生，現在好些了吧？

秋

好些了，謝謝你依命，我真恨我自己，我知道我自己的情性太懦弱了，我知道自己的缺

憾，我永遠在那不幸的矛盾的情感上徘徊，往往因了私情的難於應付，做錯不知多少事，做了許多許多於己毫無補益的事。我如今是走在最後的旅程中了。

依

不要悔恨，呂先生，爲什麼你竟老那末悲憤？像悲哀的杜鵑似的，啼得人的心都要碎了

。我，未見得比您好受，但六年來我却用我那誠摯的笑容把「它」掩蔽起來。誰都說我是一個永遠笑容滿面的孩子，天曉得，每當我獨個兒的時候，我想我的母親，流淚的苦痛誰又知道？可我對於未來誰懷着厭憎，恐懼，在目前我却是不肯馬虎輟過，我要抓住時機，奮鬥。要說最後，呂先生，人生是時時刻刻都在「最後」中活着的，尤其是現在，天災人禍多的很，別盡縈繞憂傷了，它會悄悄地把您葬送了！這些，您過去勸過我，勸過每一個同志，我不過拿來轉勸您吧了！

秋

真的，一個人看着別人痛苦會勸別人，臨到自己感情衝動起來就控制不住自己了。（他

又下床來）

依 您還是躺着吧，傷寒病不能動，需要靜臥着的。

秋 不，我好了，還是起來走走舒服些。

依 您餓嗎？您只能吃些流質的東西才容易消化，我去買點藕粉來調給你吃。（她拿起熱水瓶要走）（天空有飛機聲由成來渝航機到達。）

秋 你不要去，我不餓。

依 你聽，中航機到了，說不定楊姐會回來。（她去檢那些被俊秋撕破了弄亂了的地上稿子）你看，多可惜，化費了多少心血才寫成的稿子，都撕壞了。

秋 你不要去檢它，依命，這些東西都是沒用的，自己的妻子都不能被這些所感動，別人更用不着說了，世界上祇有金錢與愛情是真的，不，愛情也是金錢可買到的。我現在需要發財，我要買獎券，錢，錢，一切勝利是屬於金錢。

依 我不同意您的話，呂先生，金錢使人失去智慧，牠只會增加人的愚蠢。那些為賭博而破產的，為亂吃而喪身的，多得很。人，更不單是為愛情而生存的，知道不，呂先生，更高尚崇高的理想，不會在生命的幸福中產生！愛情只不過是生命中的點綴品而已。你的事業，為人羣解除內在痛苦的文化事業，藝術事業，您該自己慎重。不必要的情份少顧些的好，莫再游泳你在受傷的血液。

秋 我需更換一換環境，我要離開此地。唉，我又上那兒去呢？

依 那兒去？好男兒，四海為家，天下這麼大，竟沒有你的去處？這豈不貽笑大方？海關天

空，宇宙大着呢！

秋 我決定了，我有地方去，我要過壯烈的戰鬥悲劇生活。

依 對了，英國劇作家王爾德說：「人的生涯因為有美，所以最後一定是悲劇」。蠶絲的華麗，蜂釀的甜蜜，是暫時的，而藝術家的藝術創作是永遠活在人心裏的。藝術家給人類以美的靈魂，而自己像蠶似的吐盡了最後一根絲而死去。在壯烈的悲劇生涯中才能創作光芒四射的作品。我祝福你的新生，我祝福您的成功。

秋 你回去罷，依命，歡送遠征軍的大會快舉行了。真的，報紙好多天不看了，外面這些事我一點也不知道。

依 同時還開知識青年從軍運動大會呢。（口袋掏出報紙）你看這是十月廿四日 蔣委員長昭告知識青年從軍書。

秋 我看，（接過去讀）

依 自從這篇昭告知識青年從軍書發表後，全國各地風起雲湧，學生、公務員、工商各界響應的多得很，父子從軍，兄妹從軍，全家從軍的多得很，這是一個大轉機，我們的國家真強了。

秋 我說不定臨時加入遠征軍，也許會在今天被你們歡送的。

依 真的，那我一定也跟你去。不，你還沒有恢復健康，下次再去罷。

秋 我說着玩的，你回去吧。

依好，我走了，待一會兒再來看你。

（她高興的下）

秋

（一口氣把報上昭告書讀完）霍去病說：「匈奴未滅何以家爲」？噫，走吧，我要響應偉大的號召，我要效法拜命的死，他爲弱小的希臘革命戰爭而死，我要爲爭取祖國的自由戰鬥而死。我要把血流在爲祖國光榮戰爭的疆域上。留一封信給他們，給我戰鬥的伙伴，給我苦難的朋友們。（他坐書桌旁握筆急書）

（門外高跟鞋聲，敲門聲）

秋

（抬頭）進來

霞

（她進來，盛裝豔服，珠光寶飾，光亮射人，提一小旅行箱，口紅畫眉，較六年前在這室中，較一年前在鄉村工作時的美霞，判若兩人）

秋

（呆立，熱情的緊張而興奮地迎上去，但，頭猛又低下，痛苦絞着他的心）

霞

俊秋，你不理我了嗎？我以為你會到機場上來接我的。你的病好了嗎？我的掛號信你接到了嗎？（她放下皮箱脫下大衣）

秋

（是恨是怨）真感謝你，小姐，在病後能讀到你七號的來信，使我痛哭了一場，心中舒暢很多，這不能不算是你崇高的賜予。何況又有五千塊錢買補品吃呢，我今後恐怕活在

這個世界上要變成人妖不會死了。

霞

（她痛的低下頭）

秋、當時想把五千元的匯票退還給你，給你一封信說：「此人已死」。但是，經過了十小時的徘徊與考慮，悲苦的誠情啃食着我的心，不這樣做了。（冷笑）真想不到，我竟做了屠格涅夫小說「烟」裏的主人意麗娜了。

霞 我承認我有懦弱和易變的性情，我沒有泰雅娜那樣的純真和誠樸。都市的繁華，帶走了我的心，在威都一個月的薪津不夠我用，我要交際，我要應酬，一天的車錢就要好幾百，老實說，這都是別人供給的！如果靠演戲來維持我的用度，那我早就給窮死了。

秋 那末，當初你不該到威都去，你現在回來跟我們合作還來得及。

霞 談到合作，這不管怎麼樣都是不可能的。你要痛責我的不貞節，我接受，因為是我變心了，是我不忠於你。

秋 （歎下）我能原諒你的，美霞。

霞 （走到一邊去）放棄了我！我早已是一個不乾不淨的女人了。你心腸好，我明白，在所有相交的男人中，你究竟還是個大好人！只不過，你當初太傷了我的心了！譏笑我嫁不到第二個男人，而今呢？我找到了，我決定了！我又很快的找到了新的刺激，一切往事我都置之於腦後，我需要的是眼前的舒適和歡樂，（她解手提包，點燃支烟抽）終於給虛榮和勢力帶走了我的心靈，我現在需要過點舒服的日子。

秋 人——究竟是人。記得「自誤」那個劇本裏說，丈夫離開妻子一久，做妻子的感到寂寞必然要起變化，真是經驗之談，實在是寶貴的教訓。不過你比她們更進步了，你是爲了物質

霞

享受而變心，是的，我是一個有名無實的丈夫，人不是超人，不是神仙，還要享受一個人應得的享受，爲什麼楊美霞就不能跟別的女人一樣做一個快活的人呢？我要是把我六年來的精力放在做生意上，我也許早發了財。錢啊，錢，我將改名姓錢，叫錢錢。你的魔力真大啊！

請你不要拿這種態度對我，金錢的造因是一部份，在私情上你更對不起我。你我之間的手續，是不是還需要登一下報紙呢？我想你一定答應的，爲了我幸福，你應該放棄我！

秋

說到私情你恨我，當然，對不起你的事也有，不過有多少次實在是你瞎疑心，無中生有，這些都沒有辯論的必要。依命是個遠離父母無人照顧的孩子，我對媽像哥哥一樣的看法，你不該誤會我。你能說你沒有對不起我的地方嗎？張一鵬不談，他是英雄，你是愛才。喬傑是財貌雙全，你更捨窮者而趨咖啡洋房。你在隊上，一天寫一封信給他，我還是一個人，你置我於何地？我爲了報復，同陳玲鬼混，假若你沒有喬傑的事，呂俊秋不是禽獸，能對不住你嗎？因爲我沒有錢，有錢的丈夫可以管妻子。真的，一切都壞在這個上，你或者不算侮辱我，但是，有錢的時候，也買一點東西給你的。幾年來，呂俊秋依然故我，並沒有添一樣東西。現在什麼也不談了，算我這個沒出息的男人死去了，或者當我病死了，難道叫你還不活着，現在唯一的希望，就是你能生活得快樂、幸福，祇要別人真正的比我好，我也是替你快樂的。我知道你的性格，已經沒有挽回的餘地的，讓

你享受一輩子吧，算我害了你六年，這六年你少穿了多少好的，少吃了多少好的，少用了多少好的，少住了多少好的，這點我永遠向你抱歉。

霞 你對我信上的提議怎麼樣？

秋 你的意思很好，作一個特別的離婚法，大家都互相幫助。可是，請你別從旁的男人手裏拿錢給我用，（他把五千元的支票還給她）假若這樣，有辱我的祖宗，我從前的家庭還不是討飯出身，要女人拿錢養活我。窮要窮得硬朗，願你十萬個幸福！我要離開這兒，走到一個遠遠的地方去。你也免得把這個無骨氣無靈魂的人記在心裏傷腦筋，有損你的幸福。你對你住在鄉下的母親說，對所有的朋友們說，俊秋生傷寒病死去了。

霞 你不告訴我你的去處嗎？你以後不再和我通訊了嗎？

秋 今後到那兒去，我都不知道，何必再通信呢？惹些無味的煩惱。唉，人生真是一齣戲，一個夢！祝你新婚快樂，有情人終成眷屬。

霞 你無論如何譏諷和解釋，而今的苦難都是從前的誤會和不諒解才造成了今天的局勢，這豈僅僅是一次之差？一而再，再而三，當我在那無知的年歲裏，怎能忍受你的奚落和侮辱？你既然願意捨棄我而不顧，我亦只有接受他人的愛撫。

秋 誰侮辱了你，誰奚落了你，天哪，那是爲了工作。就是離開你這一年中，不也是爲了你藝術上的成就嗎？

霞 你說的名詞好聽。誠然這是我的不忠，我非但是對不住你，而且是罪深惡極的背叛了我

的良心和我純真的感情！我今天也有無可辯別的苦惱？當別人羨慕你有我這樣一個妻子的時候，讚美我的性格忠厚的時候，我的心比刀刺着還要痛得利害！以往我是那樣的，我痛恨那些不忠的女人，我厭惡一切不貞的愛情！當年我作夢都沒有想到過楊美霞有今日之亂！每到夜靜人散，想到我被人污辱了的純潔的感情，眼淚像潮水似的澎湃，給苦痛咬噬着，放棄了吧！我已經不是一個純潔的女子了呵！

秋（過去抓住她的手）美霞，我可憐的美霞，一切的痛苦都是我給你的，俊秋愛你，俊秋永遠是你的，仍舊回到我身邊來，仍舊住在這個狹小而暖溫的家裏，你坐在我的身旁，我們永遠不再遠離，不再分開，一切像六年前一樣的生活。

霞 你這些話，使我心裏充滿了痛苦的欣慰。唉，爲什麼你偏偏要顧着我，還愛着我？那一點值得？與其說這六年來你害我苦，不如說是我連累了你！我再說一遍對不住你的是我，並不是你對不住我。善良的人，你太善良了，而今日的社會只容許罪惡的人生存着，知道嗎？

秋 我不管，我爲了愛你，我願被社會罪惡的海淹死，毀滅我的生命。美霞，你不能離開我，不能離開我！

霞 你應該把你有用的生命放在你創作上去。

秋 你走了把什麼都帶走了！

俊秋，我感謝你的仁慈，我不忍再聽你那血淚凝結的話語，它一句句刺痛着我的心，已

經夠受的了，莫向我呼求吧！這顆受過無數創傷的心已經碎了。別再說那些傻話，憑什麼要毀滅你的生命，若是因為我，那你太不值得了！我已經不是一個人了呵！原諒我，我怕我自己，放棄了吧，放棄了吧！！

我對不起你，我永遠對不起你，是我使你走上今天的路呵。（怨恨自己，走開）

我的俊秋，你那善良的心別想的太多了，你的好意我十二萬分的感激你，試問你還有什麼對不起我的呢？我再也經不住這些感情的刺激了，如果再這樣，我真會拋棄了目前的一切去做修道士。你爲了我，你的身體多瘦弱啊！說來抱歉，幾年來你的血汗都給楊家吸盡了，沒有了我的關係，你可以不必再對我的母親盡義務了。

秋 不，我要像從前一樣的孝敬，我沒有母親，我幾年來都把她老人家當我親生的母親一樣看待的。

霞 也好，我們能互相盡力便互相盡力好不好？總之我希望你常到楊家來，鄉下你也可以去住，跟以往一樣才好。

秋 美霞，我親愛的美霞，你真忍心不要我了嗎？六年來，我們過過多少驚險和患難的日子；你陪我抄寫稿子到天亮，六年來抄過十部以上的創作，七八十萬個字。你爲着趕車找我，你坐在車頂上差一點給摔死，我多麼感激你，我永遠不會忘記。我們半夜裏起來跑警報，我們一塊兒在炸彈威脅下心貼着心一同顫抖，一塊兒開過硫磺的火藥味。我們在月下同聽秋虫的悲鳴，在郊外走過野花的小路，我們什麼苦日子都過來了，我們爲什麼

今天就不能再忍受呢？六年來吃不飽穿不暖，我們工作在長江上源，我們跋涉在成渝道上，我們含辛茹苦，忍飢耐寒，川南和川西每一縣鎮都有我們的腳跡。我們高唱在祖國的曠野，我們表演在每一座鄉村的廟台。我們同爬過險峻的大相嶺，大涼山，深入過夷民區，同看過蔚藍的天，同聽過奔騰的浪，在苦中可是也有一點點快樂的。美霞，我要反悔，我絕不讓你離開我。絕不，絕不！

霞 不，不的，爲什麼又要反悔？別使我太難過了好不好？喬傑，昨天飛到昆明轉加爾各答運貨去了，他不久要平安的歸來，他不會放鬆的！而且，你又何必苦苦要這麼一個不忠的妻子？經過這次的苦痛，沖淡了我對任何男人的情愛，喬傑確是死心眼的戀着我，老實說，他是一點不漂亮，祇是我不能對他吞食我允許他的諾言，他追了我四五年，捨棄了我，你會幸福的。

秋 你就拋棄你的藝術生涯嗎，六年來你已經把自己鍛鍊成一個優秀的藝術人材，你忍心把你這美麗的前途葬送了嗎？

霞 說到演戲，我不想幹了，有什麼意思？江村肺病在今年五月裏已經死了，施超肺病在上月也死了。施超和江村，都是中國最優秀的劇人，施超因公演「大宋英烈傳」，在台上吐血你是知道的。江村，是一個悵鬱的詩人，你的好朋友，唉，幹戲的簡直成了肺癆圈！他們死了，窮死了，病死了，出名又怎麼樣？窮困永遠跟在你的後面，沒有人同情，沒有人救濟，社會多殘酷，人情多冷淡。

秋

江村，施超，他們把生命獻給了劇藝，把生命獻給了抗戰，把生命獻給了國家，死得沉痛，死得淒慘，這是不公平，不合理的。但是一個成功的藝術，正如一個國家的革命，沒有將士的流血，革命是不會成功的。難道我們怕流血而就不革命嗎？國父奮鬥四十年他耗費畢生的精力，革命終於成功。他們，以及留在都市裏作陣地戰的朋友們，達到了他們在抗戰中提高藝術水準的目的，他們更爲國家募集了幾千萬的捐款。他們的犧牲，自然有千百後進新的劇人來繼起奮鬥的。唯有爲國家發揚藝術，推進文化，撫慰那喪失了一切苦悶的心的人才值得尊貴，他們以藝術來喚醒民衆，鼓勵民衆，他們爲了國家，爲了民族，乃至於爲了全人類，所以他們不惜犧牲一切的撐持着，緊守住藝術的艱苦崗位，緊抓住他們的任務，忠貞不拔，堅苦卓絕，那種捨己爲羣的精神，他們那種愛國的熱忱確實使人可欽可佩。窮困又算得什麼，死亡又算得什麼，從事藝術工作的人是不計代價的。法國的大戲劇家莫里哀不是死在舞台上的嗎！我們這一代的戲劇工作者，甘心情願做建設新中國的文化踏脚石，藝術的橋樑。

霞

在這點上，我說不過你，我承認；等我不幸的時候，我仍然會回到藝術生涯的路上。那時候，我熱誠的願意你我一定要作到『互助』的一步，你需要什麼，在你教給我的工作能力上，盡可能把酬勞分給你！

秋

請你不要說這些叫我聽了傷心的話。

霞

我要說，如果我將來經濟上充裕了，我一定給你幫助，爲了彼此的幸福，希望你不要固

執，我的心早已不是你的了，我答應給你誠摯的友誼和援助！

秋 美霞，你先幫助你自己罷，一個人依賴另一個人生活是不可靠的，我爲什麼一定要把你拉到這風暴的社會上來，完全爲了你獨立的人格，我不願親眼看見被我拉進社會的人給風暴吞噬了。給風暴毀滅了。至於說到愛情方面，祇要你真正幸福，他真心愛你，我願意自我犧牲。你走吧，讓我們忘記了過去的一切，我寬恕你，我願天下人負我，我決不負天下人。（他向窗面外而立）

霞 你不能說我太狠心，一件件事實逼得我不得不這樣作——那些都不是你的寬恕所能使我安心的。是我負了你，這個錢你不要，暫且放在我這兒。就從明天開始你我的新生活，幾年的奔波勞碌，你想買了無數次的鋼筆，你爲了幫助朋友，爲了我，沒有捨得買，爲了你未來的寫作，你把（她從皮包中取出一支真空管派克筆）這支派克鋼筆留着，作爲送給你的紀念品。

秋 請你拿去，我不要你會經用過的一樣東西，免得引起我過去的記憶叫我心碎！我要嘗一嘗不用腦筋的生活，從心底把一切的傷痕剝去。今後我是一個字也不寫了，我的心田已經乾涸。你的提議很好，從明天起我們從新開始作人，你去登報去吧。

霞 我感謝你的寬宏大量。噯！這不能不引起勞燕各飄零的悲傷和憂愁。（輕輕地抹去眼角的淚水）不過這支筆無論如何你得留下。（她把筆放桌上，抱起大衣）我去去就來。就在小什字口中央日報登我們離婚的廣告，我今晚可以陪你玩個通宵，再度一個快樂的禮拜

天，你在家等我。

好的，你去吧！

霞（抓住他的手）你一定得等我，我還有許多許多的話要對你說。

秋（點點頭淚已流下）

霞（啼笑皆非的下）

秋（拿起筆急草信）二十幾年的吃苦受難，拚扎奮鬥，只是生的苦痛而已，人到老終免不了

歸於死亡！（街上歡送遠征軍，軍號聲聲，歡聲雷動揚溢市空）

秋 死要死得轟轟烈烈！大丈夫豈能永遠拿筆桿呢？（扔掉毛筆站起）啊，這軍號是人生最美

麗的音樂，從童年到現在，你吹走匆匆飛逝的時光，你鼓舞我們向前去奮鬥，我失望的靈

魂被你的聲音復活了，你熱情帶來了我別離的歡樂與苦痛，我將奔向那戰鬥的沙場，那

熱帶的異域，那莊嚴的世界。你偉大的啓示，我將永遠投入你美妙悲壯軍號的懷抱。（

他去取下母親的像片）母親，我可憐的母親，你兒子又將帶着你的遺容奔走他鄉了，你

不會怪我的，因為他將爲祖國的自由，母親的光榮，故鄉的收復而去參加遠征軍，走向

狂熱的疆場！我是一個知識青年，國家在需要知識青年從軍，我要效法班超，投筆從戎

！個人的愛情幸福那有國家的自由重要。個人的苦痛又算得什麼呢？國家養育我，國家

教育我，我要保衛國家，我要堅毅地走過這段漫長的黑路，拿生命去點燃黎明，天快要

亮了？社會上一切不合理的事都要在我們民主的國家打勝之後解決的。！噫，還有那

件與我共患難的破大衣，六七年來無論是刮風下雨，寒春隆冬，你都跟着你的舊主人，你從來沒有鄙棄我的窮酸，你永遠貢獻些微的溫暖。（他把大衣拿起）別矣，祖國，別矣，朋友們，爲了懺悔我的過去，爲了忘記我的過去，爲了人類的未來，爲了我們的下一代，別矣，張然，依命。全隊的同志，還有美霞，還有我東方的故鄉，我向你們告別了。（在震人肺腑的莊嚴軍號聲中，鞭炮聲中，揮淚走了出去。）聲：「好男兒立功異域」。「歡送我們的青年英雄」。「全國的青年們跟着我們來，我們在前綫等你們」！（軍號遠去歌聲！「青年軍」起起！青年軍！祖國正在呼喚，投筆共從戎。共從戎，抗戰做始終。中華兒女人中龍。

起，起，起！青年軍；鉄肩担正義，萬里乘長風，縱橫海陸空。平南掃北更征東。

起，起，起！青年軍，東京擒禍首抗戰竟全功，竟全功，世界大同，光輝史蹟瀟瀟無窮！抗戰歌聲，歡呼聲，鼓掌聲。從窗外送進室中，一分鐘後，美霞從外持報上）

霞

（在外聲：「俊秋（哭音）俊秋，中航機在昆明失事了，喬傑羅難了，喬傑死了」。（他進了屋持報呆立，忽發現俊秋不見了）俊秋，俊秋呢？（他發現了桌上的信和鋼筆），看信讀：「張然，依命，以及親愛的同志們，我走了，我爲了重新鍛鍊自己，我爲了祖國的新生，委員長說：在生和死的鬥爭中，纔可以真正了解人生的意義。惟有在戰場上與我們同生死的戰友和民衆，纔可以給我們許多珍貴的知識和實際的學問。我參加了遠征軍，到那狂熱的印緬疆場，爲愛我的人羣而去流血！室中的一切以及鋼筆請你們把它變賣

了獻給國家，獻給那些在祖國土地上戰鬥的兄弟。隊務請你們偏勞，我已請上峯委張然爲隊長，我在前線會不斷的寄給你們勝利的消息！」（她眼淚止不住流下，透濕信紙）哦，天給我們安排了這麼無情的別離，都不能讓我送你一程。俊秋！唉，奔波了幾年，流離了幾年，我現在是空無所有，一無所成，浮華的幻夢，像賸子泡一樣地破滅了。留下的痕跡，只是悲傷和悔恨，醜惡與無恥。愛我的人，被我所愛的人都走了，唉，不堪回首的事往呵！那怕全世界的海洋和雪水，它都沖洗不淨這醜惡的痕跡！

我整日的期待，期待些什麼？誰？我自己都不知道，我現在比什麼人都孤寂，我將永遠的沉默，（內心痛苦不堪）心裏實在煩透了，那末還是痛哭一場的好。（她伏牀上哭）俊秋，我祇能在你走後向你懺悔，解脫我內心的苦悶，在任何情形之下，我是不能再回到你身旁了，這是天下一件恨事啊！名譽比什麼都寶貴，爲了這，我不能再愛你，我的良心不允許我再愛你，我們不能不各走各的路了，路真是走不完啦！沒有人的扶持，多難走上成功的道路啊！可是，我自己現在却要走一條道路出來。

俊秋，爲了對你懺悔，爲了報答你愛國熱忱，我決定重回到隊裏去，抹去雲煙似的浮華，恢復往日樸素的生活，繼續你奮鬥的意志，獻出我殘餘的生命，永遠爲戲劇藝術奔走在落後的鄉村！俊秋，我的俊秋！（她把信貼在胸上慢慢地走向窗，窗外遠處青年軍的歌聲洋溢室中及全劇場）

（門一推，依侖奔上，不見了俊秋紙看見美霞，驚奇怔立。美霞回頭，二人注視，相奔

（聖台中）

依 楊姐！（握手）

霞 依命！（激情地哭，投身在依命的懷裏。）

依 楊姐，怎麼啦，你什麼時候回來的？你還記得嗎？我們分別了一年多了，你把呂先生想死了，把我也想死了！（熱烈擁抱）

霞 依命，我的好妹妹，夢，我做了一個惡夢！（泣不成聲）

依 你見着呂先生嗎，（她點頭）他到那兒去了？

霞 你看。（把信給她）

依 （緊張地讀信，興奮，點頭，抹淚）怎麼我在第一部車上向遠征軍獻花沒有看見他呢，哦，我急於要來這兒，他一定臨時加入在後面的車上了。「：會不斷的寄給你們勝利的消息！」對，呂先生，你艱苦奮鬥，百折不回，你是中國的好青年，你是中國的好男兒！我們要跟着你來的。楊姐，我已經簽名從軍了，我們女子不能落後，我們要同男子們並肩作戰！敵人已經打到了柳州，國事危急了，我要喚起全隊的同志去從軍，（加強力量）。不，我要喚起全國的男女青年去從軍！保衛我們的大西南，保衛我們全中國！楊姐，是時候了，我們知識青年該去拿槍桿捍衛我們的疆土，把日本法西斯強盜打出國境去！（興奮得流出了眼淚）

霞 依命，我們女人也可以從軍了嗎？

報上早就公佈了。政府第一期先徵招兩千女子做軍中政工，通信，救護，縫紉，宣傳文書的工作。兩千不夠，我們要兩萬，二十萬，二百萬地增加上去。我們要求上前綫實地作戰。英美蘇的女子不都在戰地服務了嗎！

我真慚愧，已經很久不看報了。

（拿起桌上的十月二十四日的大公報）我唸一段——蔣委員長告知識青年從軍書給你聽：

「親愛的愛國知識青年們，勝利和光榮，是不能坐待而致的，必須以熱血和頭顱來換取，自由與獨立不是依賴或僥倖所能獲得的，必須以自立與自強來爭取。你們有熱烈真摯的情感，你們有瀟灑充沛的活力，你們更有高尚遠大的抱負與理想，現在國家需要你們參加實際戰鬥，你們應該自動奮起來報效國家。從軍救國，就是你們發抒熱情，表現活力，實現你們高尚理想和遠大抱負的唯一途徑。希望你們效法班超的投筆，學終軍的請纜，走上前線，以軍人的戰鬥精神在槍林彈雨之中，開拓你們前途壯闊的人生……」。楊姐，現在是我們青年男女挺身衛國的時候了，我們要響應這個號召，我們知識青年不能再漠視國家的安危，坐視將士的浴血犧牲。一城一省的淪陷了，國家亡了，什麼幸福安樂的日子也沒有了，兒女私情又算得什麼？我們要把戰場當家庭，要把戰場當樂園，要把戰場當舞台，我們真實表演轟轟烈烈創造國家千秋萬世的史蹟。楊姐，我們要把戰士當作情人，現在軍人第一，我們女子要發起一個運動，這一次沒有從軍參加保衛國家戰爭的男子，我們女子誰也別嫁給他。

霞 依命，你的話深深底使我感動，我決定馬上去報名從軍。用血來洗滌我個人的恥辱，用血來向俊秋懺悔，用血來報答國家。唉！這些悲慘的生活都是日本強盜給我們安排的，我們祇有上前線用血去跟敵人算總賬。

依 楊姐，我的好楊姐，我的好同志，你這樣做，呂先生一定能原諒你，饒恕你，他仍舊會愛你的！

霞 走！你帶我去報名。俊秋，我希望我們能夠在戰地相見。

依 我們要喚起全國的青年去從軍，去反攻，去收復我們的家鄉！（二人熱烈握手）

——幕閉——全劇完

（幕後主題歌：「祖國呼喚你」雄壯，激昂，振奮，有力）

2/4

祖 國 呼 喚 你

費 石 師 詞
朱 楓 曲

(天 將 曉 插 曲)

3 3 6 —

站 起 來

5 5 1̇ —

挺 上 去

5 1̇.5 1̇ 0

起 來 起 來

5.5 3.2 1.7

保 衛 我 們 的 國

3 4 3 0

並 肩

6.7 50 1.1 10

站 起 來 挺 上 去

5.5 50 1.5 3.4

齊 奮 起 勝 利 就 在

5 3 1 3.4 5 5

英 俊 的 中 國 兒 女

7.6 5 1.3 6 6

忠 勇 的 中 國 青 年

03 2.3 2.1 7.6

莫 猶 豫 莫 留

6 6 6 2 6

家 增 強 盟 軍

5 1̇ .5 1̇ 0

起 來 起 來

5 6 7 1.5 3.4

我 們 是 中 國 的 知

6.5 0 3.3 3 0

明 天 齊 奮 起

6.5 4.3 2.3

祖 國 呼 喚 你 時

5.5 4.5 3.3

祖 國 呼 喚 你 時

7 3 1 . 7

戀 搶 救 五

7.6 5 1 . 5

的 陣 線 我 們

3.4 50 1 2 3 0

站 起 來 挺 上 去

5.6 5 3.2 5.6

識 青 年 我 們 要 和

2.1 3.5 2

勝 利 就 在 明

2.1 3 4 5 —

代 需 要 你

2.5 6 7 1 —

代 需 要 你

6.7 6.5 4 5 5

千 年 的 文 化

7.6 5 4 4 3 2

要 和 盟 國 的 戰 友

3 2 . 3 . 2 0

起 來 起 來

7 2 2 6 5 2 . 3 2

盟 國 的 戰 友 並 肩

1 ——— 0

天

天將曉

著作人 姚亞影

主編人 劉白滔

出版者 朝露文藝社

發行者 華美書屋

發行所 華美書屋

重慶神仙洞街七十二號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中華民國三十四年七月出版

#.P2

24116

¥ 97.6

華美書屋發行

華美書屋發行

定價